

梅花草堂集

明張大復著

第一冊

進步書局校印



明張大復著

梅花草堂集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梅花草堂集提要

此為明季張元長撰簡首有陳眉公
序序云爾雅似子瞻物情名理往往
與甘言冷語相錯出劉義慶段成式
所不恆見也傾倒如此亦可知此書
之價值矣

梅花草堂筆談序

六經之支流餘裔散而為九家自稗官出而九家之散者始合蓋其說靡所不載故也小說獨盛於唐唐科額歲一舉行才子下第白首滯長安不得歸則與四方同侶架空成文以此磨耗壯心而蕩滌旅况故其文恍忽弔詭多不經而宋之士大夫則不然家居退閒往往能稱說朝家故實及交游名賢之言行而籍記之有國史漏而野史獨詳者王荆公云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體非虛語也宋太平興國間既得各國圖籍於是收諸臣置館閣給賜筆札廩餼使之編纂羣書比時總計古今小說得一千六百九十餘種我朝文集孤行而楚史獨訕惟楊用修王元美說部最為宏肆辨博而文亦雅馴餘不能望宋而况唐與六朝諸君子乎比得我友張元長聞雁齋筆談其流便爾雅似子瞻而物情名理往往與甘言冷語相錯而出劉義慶段成式所不恒見也元長貧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買書而好讀異書老不能徇世而好經世蓋古者狷俠之流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豈特奄有九家而已哉

友弟陳繼儒撰

張先生筆談題辭

表兄元長先生有集凡若干卷今所梓筆談十四卷其前茅也事無分巨細人不問親疎多借以發其詎譎感慨之氣往往有才世風經濟語蓋先生少有雋寸有志于用世而不遂故不得已而有言如談萬王二先生治漕殺事皆津津不絕口衡嘗讀而悲之至讀樊孝介先生碑記云此老善善固長惡惡亦復不短此議論大有感於崑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若但以文字觀則亦一談柄已耳非先生著述意也或一日先生孫安淳來謁予乞贅一言以弁其首嗟乎人而不為玄晏先生者何以序三都矧先生早已聞當世亦非俟後世子雲者我何序哉唯是先生之為筆談數歲矣至庚午而刻始成此其遲速先後之間未為無說是不可以不序而衡亦重有所感蓋予佐饒時先生嘗以二小刻見視當是時錢公祖龍門公為堂翁讀之而喜謂先生運筆之妙別有機趣于是公胷中常記得一元長及奉

命秉蘇松憲衡始往見公公即問先生起居曰張先生佳不而曰元長有誤應以為張孝廉某者公否之應者有慚色及行部至崑城有式廬之敬焉知筆談之刻未竟也微以意屬之一署篆者顧其人不好文久而不應既訖工公適以言去未半載而

先生長逝矣嗟嗟始予與公誦先生之文其時在二千里之外夫何知後日公與先生為文字交而刻其集以公之造福我吳民能令豪強者相戒而不敢動此大旱之時雨也吳民方幸以帖席乃未久而墜去之皆出於意之所不料况於西州之慟涕淚轉深蓋嘗廢書而歎今所幾者唯天不棄我吳民一旦是非明白公來開府吳中復問張先生梅花草堂無恙否撫兩世遺孤慰九京白骨斯不更成一佳話者乎且衡亦非固感憤正不忘好德之誠耳去年冬公自武夷歸有書示不佞問先生全集公之不忘於先生如昨也俟全集梓完日衡將謁公而請序之

表弟高陽許伯衡頓首拜書

傳啟

張元長先生一代宗工所著古文辭皆千秋必傳之業晚年成筆談一書尤清真雋永如大蘇海外之文讀之恐其易盡嗣孫庭貽寶而藏之兵燹之後藏書之家十失八九而梅花草堂諸集巋然獨存獨筆談刊板散失約七十餘紙庭貽欲為補鈔以成全書而力未辦也為榜皇寢寐者數月而來謀於余余曰君勿憂也昔大蘇獲罪權要玉局之後隻字點墨禁其流傳士子誦習其文者至不得以科目出身亦云厲矣迄今眉山之文如日星彰而河嶽之流峙也文章一途豈水火盜賊之所能劫而愛憎憐妬者之所能輕重哉今是書具在視其存者以思其毀者補其毀者以無致憾於其僅存者海內不乏有心人君其俟諸無已以鄙言為前導則云此不第鐫元長先生文也亦與坡翁結海外緣可矣

谿默散人錢繼章題

梅花草堂集目錄

卷一

品泉

李紹伯夜話

畫

麻姑仙壇

雨勢

樊父語

言志

古人不知

降仙

食笋

沈先生

謎

寃報

張燈

蘇齋紀興

王伯符

貫休羅漢

學安閣

欽李

獨坐

今日

白民

卅字

疑

眉公語

詠語

先君子夢

五十贈言

煎茶

病癘

智量

結伴

草玄

陸小拙

中節

上床法

摹古

田孫二監

詩句

夜

罷鎮

句法

夢

姦偽之辯

紀丈

紀異

食橘

不幸

試酒

夢

顧道民

許先生

三姐

第一不可說

自警

前輩

自勵

瘡

唐子畏

習

顧而尹

悶題

卷二

釋耒

巢居

三奇

蘭蕙

醉胥

薛捕

書

風箏

此坐

舉業

牡丹

南庭

張胡嘴

晉翁

雲栖食

陸仰山

嘉善廉吏

應粹

效曠

讀酒經

梅庵東

東坡作墨

夢

渡巴城河

戲書

許家郎

戒殺

陸翁承

樊侯

墨窗二僧

送春

罌粟

鄭筆峯

文移

談言微中

放生

夏龍衢

交情

自送

初二月

北庭梅花

夜坐

黃沅

上元

夢

人面桃

徐公善謔

燈下書

王伯欽

雪夜

口業

東坡石竹

戲書

牝馬之貞

范文穆公

王性海

試茶

紀遺

寒食

三老

沈桐

吳因之語

許穀

林春

張民表

齒豁

卷三

周友山

論文

趙道人

心月

度曲

仁脉

顧惟訥

王伯欽

論交

三境

陸彦先

先輩

見玄

安孫

張伯華吹簫

月能移世界

我輩怕老成

雲霧茶

喜泉

我不如

里節

別澄伯

千葉綠梅

人日

張先生

東坡賀誕

容安館

水勢

猫

適

運水

船不舫

燕壘

劉夫人

二仲

度荒

邵仲書

顧明卿

服藥自在法

真

識字

自懺

姚孟長

夢

馬士龍

偏頭風

過海虞

吾力

青溪犬

洞山茶

王先生

盜有子

周先生

東臯

病

世長初度

沈雨若

獵心

錢先生

卷四

王祖玉

沈參政

阿聲

高杏東先生

馬天閑

夢張伯起

夜書

平淮西

奉養

衛叔寶言

劉管

朱夫人

爾彰痘

世長

故隣

破山長老

真澄

支和亭

王世周

二奇

顧靖父先生詩

金翁

嚴公調

俠邪

崑山土

元神

悸

鄧文潔

夢王季和

王光祿

朱懷東

三文

許寅季

病暑

陶寫

玉桂塔

王房仲故宅

偶紀

金子魚

子柔

王公子

修梵

秋暑

曹周翰

聞蟋蟀

西瓜

姜顧

卷五

里社

雨洗

奚亨之

經元坊

討便宜人

杜醒陶

李公嘉

梁伯龍

水學

譚公亮書

董解元西廂

袁陶

燕

祈禳

朱子魚

破戒

無錫框

祝侯書

石巖花

壁箴

姚孟長

夏德元

王孺和詩餘

大母生忌

偶句

病眼

山神廟

龔張

居息庵

性

文墨

文章獨行

思二遺

此女

女仲

擬古

王子顯

恩宥

勝場

海漕

懼心恕心

趙御史

城居之樂

息

清和社

理官

卷六

三念

八文

十損

龍

父子兄弟

張氏

孫道光

周霏霏

業錢

婁子柔

蓮葉巾

馮先生

偃松

游松陵

記徐公語

記朱白民語

午睡

暑蒸

善交人

談局

易醉

憐才

王鳴臯

請張

將還

周自強

杜小偉

醉生

為子將喜

杜夫人

改樂天詩

齊雲書石

顧三娘

別元字語

仁言

裁檜

蘭

士風

恤囚

釣雪

顧蔡與

甲寅元日

臘釀

記元孚

陸自彥

自在賞心

中表

夢

春雪

我三人

移喜泉

三適

玫瑰

顧影

處三

薔薇

舜如蘭

歌

雲水詩

夏東隱

噓雲軒稿

庭梅

沈雨若

春蘭

顧九扈

夢女仲

改亭先生墓

齒脫

方長史墓

坐息庵

海上

卷七

吾女

先

良龍

飛霧

謔

西施乳

山谿泉

夜飲

三上人

朱伯還

蔡藍田

梅花下

楊扇

此君

西林

陳元

王子彥

歸季思

顧民服

元昭書

出

耻

春光

霰

月華

王怡庵

薔薇

花木事

有耳

志幸

徐道士

白龍

網雨

病甚

沈子誨

賣花

十姊妹

渥丹

作解

苦痰

酒政

放營

枇杷

境地

天竹

王仲宣

庚戌紀

聞夫人

乙卯初度

六月五

此方

偶憶

俞娘

促輿

夢因

紫笋茶

譚公亮

祖孫

今歲

問客

聽受

勦捕

卷八

蟬

蚊

感暑

紀若夢

睹憶

二翁

于鱗文

梁顧

許君實

蘭

顧九扈

陳迹

螢

秋暑

鳴鳶

肺熱

早計

王孟夙

田者

志遺

好古

害飲

合釀

小閑

囊螢

頓

此日情性

狗

夢管先生

中秋

秋葉

今昔

不作客

論脉

王奉常誠子

陶周望與弟書

王安

吾戒

許子洽

白陶

登尹山

古柏

老桂

靈薈

二遺

小憇

王管

好菊

海盜

速化

人生

真哀

許曲陽

周先生詩

天忌

茶菊

武夷茶

九月雪

脾濕

李魁

張如

李超無

卷九

懶城

陸懋仁

甲寅遁囚

仁

怪

求自見

訪白民山居

訪公亮

分關

有年之象

白氏子

私試

張時可

捉月

月

貪

殺不辜

已殺

甲寅秋分

秋老

是母是子

率爾

朱子魚

智量

知命

金葛

掩骼

偽君子

夢王李

曹懋思

李輜仲

桂梅

夢霍道南

揚善

鮑馬

九月

包儀甫

相

前輩

小橫山

史

詩義

在貧

讀書

文

代殺

僕嫗

雷震

卷十

張元玉文

顏仲先

桐夢

卜者

文

迷夢

朱王

三秋

日紀

天池茶

從門入

李紹伯

張媪

欽愚公

想因

孫道人

缺陷

陳鄂州

顧元昭

吾老

孤鴻

不可已

也可人

辛稼軒

貧人不樂

夢顧靖甫

沈李

孫氏學

張家郎

鄒公履

兩愿非逼

李樊

顧僧孺

飛霜

兔孫

醉語

發念

夢世長

沈汀州

先賢遺像

有體

湓村吾友

張翁

今夕

宿維亭

金伯闈

欽愚公

李茂初

顧氏

抵青溪

岳荆玉

舟行

經外墓

顧宇清

井竭

來玉

二無

卷十一

疊浪

穎

智評

梅

婁子柔郎

問僧

作戒

徐陽初

譚家文

趙必達

狐虎

吾哀

哀

哭世長

書

屠長卿

王子虛

放利

掃墓

問居士

風木軒

王季和

周新

孝介碑記

心術

耳目

望雲圖

王辰生

小立

志不樂

夢李公揚

癩疥

周與言

登土山

牡丹

破老

中庸

古鶴澗

白民登太華

拙淡

感世事

徐有望

過惠山

息香草

王商山先生

諛入

訪孟長

蠡口

過唐市

三花五子方

先合後離

周仲昭

伯衡夢世長

春

偶書

藤花

日者言

景物

戲書

優伶

恕

張環蟠桃圖

西窗

才難

數見不鮮

得禍

報身

金小二

祝燕

桐夢

麥秋

楊忠愍

頴人

卷十二

王於潛

潘叔獻

曹幼安

產正溷人

交情

衛元

去江城

五星亭

顧山

大河

長至

萬先生恭

漕河

嵇先生鑑

機

殺

畏寒

江陵

邊賞

耳入

王世周

天竹

許媪

孟夫人

水壺

鄧文潔

許元倩

未見此人

萬情

夢

清貧

倖名

徐文長

易地則慕

純常

時大彬

破躁

文人

野

情有餘

難易

戲書

繡野橋

先輩矩矱

物色人

江右奇文

花朝

閒

邵家郎

硯池水

李輜仲

顧氏社

劉思諧

繆仲淳

崑腔

淚零

樊伯慎

許文舉

劉中翰

檀條

湘君

道伎

凡例

視履編

小青

新嘉驛

蘇煥

子美六絕

惡夢

病中

春秋

溝壑

優劣

遠別

不必

不妨

卷十三

醫王

馬叅政

吾物

陳抱元

櫻桃

鮒魚

蝗

鼠

乘

朱虞卿

于昭遠

拯溺

雪堂社

破山

月夜

數

善處時

金先生

徵文

神往

早甚

緼才

二業

明媛

小家相

楊長倩

淳化帖

茶

紅碧

運水

得季常書

陳元石

梁生

飲甘露寺

來雲閣

周昌東

詣虎林

快雪堂

趙燈

楊文襄

淡月

張元玉

徐幸之

清映堂

練水

發茗溪

臘八

宋刻

吾廉

坐小閣

遇君淑

梁雪士

趙瞻雲

魁蒼

文筆山房社

老梅

出迎曠門

觀放燈

謁廟

勝林

三一義

許元倩

西湖約

寒山僧

求志

物聚則散

修梵

茶史

吳工部

山塘

至誠

胡虞生

高文蘭

牌刀

草堂客

調膠

珠池

白釀白簾

孫靜玄扇

年饑

為是

泰昌初

還扇

蚤黃

蔣九叙

何上舍

王慶長

諸慧慶

過選佛場

張平甫

論孟解十二條

卷十四

水仙

臘梅

楊上林

夜雪

過弇山

孺子

金文甫

日者言

見利

夢

異士

檢故冊

綿州翁

周急

撫掌

除夕

過王氏

聲歌

人日

乞梅茶帖

葉翠竹

不可使知

衢橘

志感

筴

孝若書

病

籤絲

備引

春寒

花朝

驚鴻

陸文娥

求生錄

李衷一

周可順

茗中

顧叔來

夏文衡

茅瑞璋

皆空道人

寫蘭

悒悒

汪趙

周和仲

萬綠樓

全少府

堵先生

龔季弘

西寺二雲

孫家郎

衢橘

曹宣

楊卷阿先生

秋圃晨機圖

秋葉

血脫

甲子

住心

故侯

濂溪

瑯琊王氏

臟腑習氣

西空例

耿御史

楊梅

柳生

秦侯

聞人提學

韵雪

王微

白民題壁

登鹿城

王孝先

胡道士

堯封二僧

吾社

月季花

窖金

存墓

黃翰林

梅花草堂集卷之一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品泉

料理息庵。方有頭緒。便擁爐靜坐其中。不覺午睡昏昏也。偶聞兒子書聲。心樂之。而爐間琴瑟如松風響。則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競局其門。而以飯罌相遺。何來惠泉。乃厭張生饒口。訊之家人。輩云。舊藏得惠水二器。寶雲泉一器。亟取二味品之。而令兒子快讀李禿翁焚書。惟其極醒極健者。因憶壬寅五月中。著履燒燈品泉于吳城王弘之第。自謂壬寅第一夜。今日豈減此耶。

李紹伯夜話

辛丑正月十一日夜。冰月當軒。殘雪在地。予與李紹伯徘徊庭中。追往談昔。竟至二鼓。聞無人聲。孤雁嘹唳。此身如游皇古。如悟前世。予謂紹伯。二十年前。中夜聞霰聲。擊射。亟起呼兄。偕行雪中。冰凝屐底。高不可步。則相與攀樹敲斫而行。聞人鼻鼾。笑之為蠹。夜來聽窻外折竹聲。亦嘗命奴子啟扉視之。酸風裂鼻頭。岑岑作痛。自笑曩

時拍馬踏雪不如擁絮酣卧。

畫

陳白陽畫山水六幅所謂意到之作未嘗有法而不可謂之無法也倪伯遠持視世長相與絕叫奇特予非知畫者忽然見之亦覺心花怒開因與伯遠世長究問今人不及古人處其說不能一予笑曰自白陽此等畫出所以今人不如古人也兩人莫對予曰今日但見白陽意到之作淡墨淋漓縱橫自在便失聲叫好不知其平日經幾鑪錘經幾推敲大山長水丘阜溪壑一一全具于胸中不差毫末然後拋却影像振筆直遂所以方尺之紙勢若千里模糊之處具諸生韻所謂死枯骸上活眼再開者也今日寫得一草一木一壑一丘未有幾分相似便從古人意到之作學起都成澹薄了無意致又何怪哉

章田鐫麻姑仙壇

章簡甫之從孫曰章田嘗游益邱時華亭李鷹守建昌麻姑壇碑板久為庫吏所跌召田新之既入石矣田忽病眼因念言姑仙許我從事當估我詰旦有老僧信步而至狀似婆子以絲係小瓶腰下田懇焉僧曰可瘥也取藥敷之應手哲然既去田問

寓何所。曰暫住從姑山斗母廟。有郭良醫者。知狀訪之。不得。更問廟祝。絕無老僧。腰藥瓶者。田木訥少文。生平無妄言。嘗為余語其事。今日見田刻于王孺和家。瘵眼之說當不虛耳。

雨勢

大雨狂驟如黃河。屈注沸。喊不可止。雷鳴水底。砰然往而不收。如小龍漫吟。如伐濕鼓。雷光閃閃。如列炬郊行。來著門戶。明滅不定。仰視暗雲。垂垂欲墜。道上無弗揭而行者。藉肩曳踵。入坎大呼。如偃啼深林。鬼嘯雲外。而裂垣敗屋之聲。隱隱遠近。聞雨勢益恣。每傾注。食許時。天輒明。旋即昏暗。如威怒狂走。氣盡愈舒。稍稍喘息。而後益縱其所如者。此時胸中亦絕無天青日朗境界。吾其風波之民歟。

樊父語

立春前一日。迎芒神土牛。野人競觀。以鋪張美麗為時和年豐之兆。而留心民事者。亦號召妓女樂工。聲歌襍遶。結束鮮麗。然黠胥亦有夤緣為奸利者。今歲迎春。貳尹及廣文先生。頗從史樊父。父笑曰。有興者聽之。吾不禁也。有道之士。辭氣自別。

言志

淨煮雨水。潑虎丘廟後之佳者。連啜數甌。坐重樓上。望西山爽氣。窗外玉蘭樹。初舒嫩綠。照日通明。時浮黃壘。燒笋午食。拋卷暫卧。便與王摩詰。蘇子瞻對面縱談。流鶯破夢。野香亂飛。有無不定。杖策散步。清月印水。隴麥翻浪。手指如冰。不妨傲裘著羅衫外。敬問天公。肯與方便否。

古人不知痛癢

歐陽永叔作文。每用故寔。輒虛之。往咨劉貢父。乃下。貢父曰。好個歐九。只是不曾讀書耳。張安道聞。二蘇再看漢書。訝曰。文字尚看兩遍耶。明允退語子瞻曰。此老不知世間儘有看三遍者。古人不知痛癢。大率如是。世人笑何不食肉糜。乃是痴語。平其氣以觀之。此與貢父安道明允何異。

降仙

有張文芝者。知符咒。能運乩降仙。言亦多驗。人或謗之。以為文芝自為之也。萬歷丁亥。文芝降仙。周長茂家。能言其祖母強。夢中所見事。未嘗告人者。余時方衣藍衣。急急如世人狀。以情叩乩。乩判云。急亦來乎。某答曰。不來。又判云。急亦不來。急亦何用。余時竦然。以為真仙人語也。今日偶出古文。示趙綸叔。綸叔亟稱之曰。誰以兄年來多

病為不幸哉。脫幸不病。必衣藍衣如曩者。急急時事。心境安得若此。以兄今日之病。棄去舉子業。知兄故不當為舉子也。余因憶降乩語。書于蘇齋雨窗下。

食笋

凍笋出土中。味醇而滑。肥而不滓。蓋所謂純氣之守也。入春未十日。而笋理蘇硬。食後猶存齒頰間。豈化之漓也。出胎稚子。便解觸忌乎。書此一笑。

沈先生

沈先生自言其少時騎馬或騾。道遇橋塹。輒挾之而走。或言先生能格鬪牛。予不敢信。先生笑曰。有之。然非牯牛也。

謎

以布帛求染者。必書姓氏一角。染人疊而結之。不令占色也。主者來索。則按姓氏與之。有一謎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解結解冤結。見性自分明。又臂鷹者。恐鷹之足傷其手也。必作一皮囊著手上。然後鷹立而手不傷。一謎云。為這脚。做來者。做了脚不著。著了脚不著。

究報

海上人有撲殺其僕而以石沈之吳淞江者其讎家得之訟之官而不白以其屍置之殺者之門棺既裂矣一日有巨蛇出焉其家之狗見而噬之蛇且斃盡其毒螫狗噉蛇死狗亦毒死家人奔告殺僕者殺僕者跌而視之以足指伺死狗不意狗之驚起而噬殺其主也或曰此冤報也死僕化為蛇蛇不自嚙而毒其狗以雪負石不白之冤亦奇矣蓋聞之館于海上者云

張燈

上元張燈莫盛於唐開元間神龍以後尤極嚴麗士女闐塞有浮行數十步者自漢以來但云宮中祀太乙民家祀門而已嘗攷竺墳云上元日天人圍繞步步燃燈十二里又云上元日觀菩薩放光雨花則知燈之盛未有如極樂界者予家居片玉坊中猶記嘉靖丙寅丁卯之間大梁王公為宰上元行學舉鄉飲禮既畢公使吏執牌許民家放燈否者有罰民競剪綵按故事作鳥獸人物千門萬戶星羅炬列自後歲歲有之大都先君子與許先生為之倡而里人杜谷塘金玉涵又斂錢買燈望門分派一時里中頗不寂寞自十二至十七日烟花繚亂金鼓喧填子夜後猶聞蕭管之聲今夕月明如水獨立庭中寂無啓扉者蓋亦時運然矣因憶昔寓長安偶設燈市

之麗。有一二官人自號清節者。極惡之。以為傷財廢事。無過于此。予謂清素可以持身。不可以御俗。俗尚清素。終是衰頹氣象。雍雍博大之世。當不爾。眾皆愕然。

蘇齋紀興

卧聽啼鳥。忽踈雨墮瓦。裂裂然。起坐蘇齋。蘭氣芬馥。地下蒸濕欲流。午餘開窗。萬里空碧。胸中灑然。若有得者。支頤坐梅花下。因念去歲正月十七日。花已爛開。忽覺神爽。自謂人生意思。如此時絕少。乃明日遂卧病。淹流至今。今日大有情致。不審來朝又何如也。汎掃齋中。端坐待月。而濃雲條布。雨意垂垂。且聞王伯符死矣。一日之間。天時人事之變。不亦悲乎。

王伯符

花朝雨甚。覓肩輿。唁伯符哭之。其婦出所遺祝語相眎。大都窮獨無聊之念。可涕也。因憶余年十七時。就試荆溪。姓名與伯符適先後。因是識面。遂相約為兄弟。其中牢落。彼此何所不有。至今三十一年。而伯符死矣。嗟乎。人有三十餘年之交。老且死。亦安足怪乎。

貫休羅漢

景德寺澹雲房。有十六羅漢。相傳是貫休筆。予聞之二十年矣。今日偶過。得觀其七。筆勢適簡精麗。凜凜有生色。薛君淑云。不是說古人。便道佳。果然奇特。予曰。古人亦決有不好處。只是我與君淑不見耳。是日戴孟千。具齋選佛場。同觀者王世周。僧雲居。默全。定空。無念。

學安閒

病寒而咳。竟逾半月。風來著形。飏飏如裂。痰壅嘔逆。烟生古端。向火則熱。偃卧則寒。一日一夜。不知生死之幾。遷變也。偶檢真歇禪師偈云。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卧。湮槃堂。門無過客。窓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為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讀罷洒然頓覺鼻孔通利。眼花盡徹。從今發願誓學安閒。但求自度。

欽李

長衡好外。淚濕張筵。曰。舍予無能好張生者。愚公好內。愁饒馮伴。曰。舍予無能好馮郎者。異哉。兩人自謂子期之耳。而郢人之質也。而兩人者。又更相笑也。此所謂吾輩情深。自是天壤間希邁者耶。而世共痴之。而癖之。此繫風捕影之流。豈足語于道哉。

讀窈窕關情諸編。但見性情。不見文字。記此以復兩人。

獨坐

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觸之風何聲。既爐之香何氣。獨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覺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今日

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卒召黨錮之禍。故易曰。渙其群元吉。不渙不足以治天下。又曰。君子以同而異。不異不得為君子。後生不解事。漫附清流。妄生氣節。而上之人又開釁門以召之。今日之事。吾未知所稅駕也。癸卯二月二十六日書。

白民

萬曆甲午。朱白民讀書展桂堂。春初方食河豚。白民言烹煮之法未盡。乃脫帽。衣短衣。手執刀。七屠膾。衆客稱善。白民亦掀髯自謂得法也。嘗謂聰明男子。無所不可。今日偶閱志林。見東坡在錢塘日。嘗者魚羹。以食仲天賦。王元直秦少章。衆皆異之。謂此味超然有高韻。非尋常庖人所及。而坡亦自喜。便欲常作此。以發一笑。亟命兒子識之。他日視白民更一掀髯也。

卮字

予閱技多矣。豈必都無一長。然未有往來子胸者。獨時念沈生納少橘皮口中。頃刻製卮字。細秀整潔。令人驚賞而失笑也。宋輔卿極稱王幼昭之俠。而不能舉其事。因念沈生益甚。然王生言諸少年冶游。不遺餘力。然絕無解遊者。予聞之。蹶然。

疑

里有疑盜者。患盜之入其室也。夜半隙其門而窺之。其僕出見之。以盜之。睨已也。奮其臂擊焉。幾斃之矣。而其人以為盜擊之也。噤而不言。恐言而盜竟殺我也。張子聞之曰。智矣哉。是主僕之相盜也。聞者不省。張子曰。果然盜至而窺之。奮臂而擊之。噤其口而詐之。世未有不智之者也。夫人之相疑。而智愚生焉。吾未知其果安在也。

眉公語

今日眉公見訪。會將嫁女孟氏。言次及之。眉公嘆曰。大地一梨園也。伶人演戲。先離後合。人生不然。父母妻子。乃至骨肉齒髮。剛合即離。真可發一笑耳。斯語甚警。輒錄之。眉公與予言。大都皆日用切實之務。然別後。每覺意思偷遠。寢食有味。真君子之言也。甲辰中秋前三日。

詠語

范文正公黃蘗詞云。陶家窰內。釀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讀之令人絕倒。方正人作詠語。意味自別。

記先君子夢

萬歷丙子正月六日。先君子率予謁山人。憩狄婁雲。步岵軒中。軒故王氏墓屋。短垣瘦梅。庭中瓦石紛委。窻枕峭壁。先君子憫然久之。曰。此予夢中所見也。因話永叔夢黃牛廟事。既出。見石馬相向。笑曰。殆文忠所謂石馬繫祠門者耶。今日讀子瞻書黃牛廟詩後。廢卷哭失聲。辛丑距丙子已二十六年。蓋先君子既歿之十四年。婁雲死亦三年矣。

五十贈言

始衰之年。忽焉已至。馬齒日長。童心正狂。上負所畏。下慚餘子。而世周孺和。士琰李思。率吐珠玉。投我穢旁。漫錄其辭。以彰芟好。世周詩云。幽徑蓬蒿滿。逍遙縱晏眠。將無因善病。翻更得長年。座有忘憂物。門多問字賢。蓮花一卷在。翻罷意超然。士琰云。仲蔚閑居日。清風滿敝廬。故人一以過。高論在玄虛。左病非關史。虞貧合有書。百年

俱半度。踪跡轉嫌踈。孺和云。五十風塵鬢色殘。為君長嘯未須嘆。尚餘彩筆千秋健。不盡玄言六月寒。俠骨每憑龍劍動。雄心欲耗唾壺難。百年天地惟杯酒。白眼何能世上看。李思云。量力守貧賤。曲士固應爾。誰能不羈才。脫跡繁華裏。十年負病同。韞匱非君比。歧路四茫茫。顏波逝靡靡。燕雀惟幕間。黃鵠舉千里。擾擾競名徒。視我元長子。

煎茶

童子鼻軒。故與茶聲相宜。水沸聲喧。致有松風之嘆。夢眼特張。沫濺灰怒。亦是煎茶。蹭蹬舟中書。

病瘡

水國多瘡。每每遇符咒而愈。小夫婦人。奉之如佛。應亦如響。白面鰕生。心知其不然。窘或用之。輒亦不效。張子曰。天下之言最無用者。其書生乎。眼中讀不上數行書。又不能深入其義。依傍古人成語。含糊似解。漫言吾道一貫。異學可誅。此寧不然。及其沾一災一疾。叩頭請命。以行其不信之說。豈有莫乎。固不若小夫婦人。其誠實心有所注。而取効速也。昔中峰和尚。嘗造麵以食大眾。大行菩薩下之。據獅子座。遠香積。

而行。中峯取麵板撲頭便打。曰任汝作模樣。決不汝信。大解脫人。其手段自爾。若此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焦。彼江頭之鬼。敢拾其嘔噦之餘乎。中元日。僵卧齋中。自笑符水不靈。書此。

智量

丈待詔好獎許。後進晚年。人有乞書者。輒云吾老且倦。即書亦不佳。蓋往周公瑕。公瑕書不減吾。而神情正旺。于君何如。有乞畫者。輒又云當吾世而有錢叔寶。安用我。為人謂二公之名。起于待詔。然不謂待詔之書畫。故出二公下也。吾鄉某某。皆藉奔州公以成其名。頗與諸英少往還。而人有稱後來之俊者。兩人絕無一字。然奔州終不以此少兩人。蓋智量相越。大抵然矣。

結伴

學問到得有商量時。已自幾分相應。不可輕覷。否則惟默識有力中。阿含經云。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共住林中。後先乞食。各歸坐禪。至于晡時。先從坐起者。或汲瓶水。能勝獨舉。如不能勝。則便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各不相語。五日一集。或兩說法。或坐默然。雲栖曰。此萬世結伴修行之良法也。

草玄

吳興老儒之女。小字瑞玄。頗解琴理。能寫山水竹石。予嘗以扇請之。為書淡雲疎樹。而置一草堂其下。頗得空山無人之致。且題之曰。問奇人去後。寂寞子雲亭。蓋贈語也。扇亡久矣。女亦不知所在。夢中聞有歌之者。思之惘然。旦起。公亮以竹紙百幅見貽。旁皆有硃文草玄二字。笑而記之。

陸小掘

嘗恨陸小掘之技。不能殫其歲月之力。淬成良劍。利七以傳後世。而好製小刀。縷文蠅字。輕若羽毛。蓋陸生之言曰。非是則莫我肯售也。予聞而憐焉。世人拙于用大工者。不能待時。固如是耳。予生平不好佩刀。然陸生每有會意者。輒馳跡予。今日招而酒之。而王世周偕僧海從。持一詩冊相訪。會李季鷹沈衛安在坐。吹簫度曲。襍以諧語。海從呈一偈云。慕居士而來。見居士而止。長嘯不談禪。乃淨名師子。眾客歡笑樂甚。予亦竟醉。

中節

樊侯作旌孝匾。貽孺和。孺和懇辭之。父云。辭者君德。旌者吾位。正不相妨。孺和囑主

行者默遣人攜以歸。予謂孺和之孝宜旌。旌宜辭。辭之不得。宜默攜以歸。此舉固恰中節耳。人生字內。豈獨惡不可縱為。即善亦不可顯為。至于年老居貧。尤宜退縮。節省一事。免見一人。其益無量。薛文清公曰。洗心退藏于密。以約。失之者鮮矣。老少若能奉行。大地齊成佛道。

上牀法

高峯禪師云。一盞孤燈照夜臺。上牀別了襪和鞋。三魂七魄夢中去。未委明朝來不來。予年來頗學上牀法。殊恨未能。夜過景德寺。有嫗誦此偈者。不覺喚醒前念。顧視溝中。卧一醉人。鼻息如雷。大笑云。如此方是上牀法也。

摹古

昔有從雲間歸者。遺紙數幅。頗類苔色。而硃寫藻行其旁。皆裱竹紙為之。不知何名也。今夜讀志林云。昔人有海苔紙。今人無有。予所見殆倣是耶。雲間新安人。好摹古法。每惡其着跡可厭。然使後世得見古人之遺。似亦不可無好事者。按楊用修錄云。古人與朋儕往來者。以漆板代書帖。又恐其露泄。遂作二板相合。以片紙封其際。故曰簡板。亦云赤牘。嘗戲作二板。藏齋中。見者莫識也。王孺和聞之。笑謂予曰。君倣此。

甚善但俟君家惠書時不作報章吾事辦矣予荅云千秋後謂吾以古物相贖不亦可乎。

書田孫二監事

宦者孫隆以織造久住杭州梵宇天宮多所修建的是西湖大功德主築長堤橫亘湖中與蘇公堤相映帶人稱之曰孫堤世或笑之然其人故不可廢非特闢尹中之好事者已也杭城故無水自李長源白樂天沈文通陳述古蘇子瞻遞建六井以通水利杭人至今賴之而孫尹欲盡出其羨餘開渠濬河為城中永永無窮之利竟為當道所格可怪也今年夏士琰從西湖歸為予言如此士琰又言杭有監稅宦者某進集翠表一以媚上田司禮抑之不以進御封送孫尹且感言此事不可開端孫立訪織者主名重責之又罰銀三千使重建湖心亭宏偉特甚世稱闢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田孫所立卓卓如是詎謂今世無呂彊張承業哉田司禮名義其救免宰相某事尤偉。

詩句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此王文成公

十歲時過金山詩也。虛幻超忽如龍蛇虎豹。怒飛蹶張不可捕縛之狀。丘文莊東坡祠詩云。兒童到處知迂叟。草木猶堪敬醉翁。亦是九歲時作。氣象和宛。蓋彬彬理學之士矣。

夜

王摩詰云。北涉玄灑。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鍾相聞。秦太虛云。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天宇開霽。林間明月。可數毫髮。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二境澹宕淒清。真文中畫也。予少時喜夜游。務窮搜奇勝。老來怯風露。不復窺戶久矣。讀二公語。黯然欲涕。

罷鎮

武宗朝。命官者出鎮各省。刺史以下皆伏謁。得便宜劾奏府縣非法事。氣焰縱橫可畏。世廟即位。春秋甫十六耳。是時永嘉驟相。君臣相得歡甚。每上殿。輒賜繡墩。命坐。一宦者過殿下。永嘉故改容起立。上注目熟視久之。明日竟罷鎮。曰。張先生猶畏此輩。况其他乎。萬歷二十六年。有詔加稅。諸省府黃頭使者。旁午于道。武康太守吳

寶秀為中使誣奏。檻徵京師。其妻怖死。今年清明日。偶見科臣救寶秀狀。輒思先朝之盛云。

句法

項羽傳。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字為句。則文義自出。韓昌黎張中丞傳。後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舊以南八為句。不若南八男兒為句。乃有味也。夏白庵亦云。

夢

汝寧蘇商巖。從其父司訓公議居崑五年。與予輩遊甚密。好作詩寫字。兼通畫竹法。既別數年。音問時至。嘗寄予隔江遙望圖。以通其意。又嘗作七言律悼先子。每感其情。至時念之。今夜夢商巖來訪。神情如昨。若有所待者。俄一僧至。演作天魔狀。高唱蘇子瞻大江東去詞。後又吟一絕云。佛印燒猪待子瞻。子瞻猶伴曉雲眠。醒時吃酒醉時唱。勘破人間棒與禪。

姦偽之辨

太公七害。其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

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文辨辭。虛談高議。以為美容。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雕巧素朴。兩者皆害。而素朴之偽。至于不可近。况可寵耶。然則偽與姦。蓋有辨乎。

紀文

經生入場。有集其說而不能下者。以其說告同舍生。將祈潤焉。同舍生默用其說而祕之。弗出其業以相眎也。其人方窘甚。會同舍生抱疾。亟呼曰。以為若德。遂選是卷為禮經冠。後對公車。窘自若也。一生見其姓名。訝曰。吾故誦其卷。以為一時治高唐生。學者莫踰之也。乃今日相見。幸甚。持其草再拜請教。生又竊之。遂登第。嗟乎。同舍生忍其病以定窘者之魁。而窘者又藉其餘以中禮闈之式。功名出處。豈偶也哉。

紀異

丙申苦脚痛。神思憤憤然。正月人日。忽見金冠真人。坐牀辨上。將及予足。念痛且極。坐即不能忍矣。心怛怛。久之睡熟而覺。痛乃大減。又半月而僧性仁。遺我淮香兩束。問所從來。僧荅云。近禮雲臺。雲臺三元真人道場也。知君脚痛。私為祝之。亟問以何日往。荅云。人日。聞之恍然。嘗欲作一小記。鐫石。因僧送至雲臺頂。多病未果。附紀其

事。

食橘

橘之品出衡福二地者。上衡以味勝。福以色香勝。衡味與口相習。所謂溫溫恭人親之。忘倦者也。福產小露。尊重如遠方貴客。結駟聯騎。令人迎承不暇。洞庭有張樵海者。嘗貺子角柑四顆。甘脆異常。然是一丘一壑之秀。物外逍遙者耳。世長懷福橘相遺。剖而甘之。書此。

不幸

顧朗仲叙云。居常妄想。恨不見臙起鬪兵。賁育鬪力。龍施鬪辨。張許鬪法。倭般鬪巧。秋杜鬪奕。此數人者。非幸而不遇其敵。以獨擅其名。蓋不幸而不得其偶。以各盡其奇也。予讀之。輒然。雖然。此猶各有所試。以成其名于後世。是未為不幸者。祝允明作王昌傳曰。王昌或久虛其力。輒手足掉撼。不自休。速奔山中。摧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提頑石。行百匝。兩無為於室。則索絢如杵數十丈。寸寸掐斷之。力稍解。嗟乎。故有不幸無所事事。而不見其奇之所止者矣。天下豈少王昌之徒歟。

試酒

生平無酒才而善解酒理能以舌為權衡也今夜許仲嘉出新醅嘗容子愛其醅滑似不從喉間下者蓋所謂和而力嚴而不猛者歟然滑故應爾而微少新醅豈出廐之駒遂無翩翩試步之性耶張時可曰異美甚恐其不耐久時可之才十倍余其言如此故曰余能以舌為權衡者也放飲酣甚遂不成寐戲命桐書之

夢

夢中見行輩紛紛悲喜違順之態畧具又有老人既死強馬更生又更死者又一婦人衣其寶玉端然自焚焚已惟餘兩手余笑曰活燒的人也剩一雙空手此語頗有省記之

顧道民

江上顧道民往來常潤間與一人面善雅非相好也一日復過之見其人子母相抱哭甚哀道民問故其人曰吾父小逐什一于下邳有傳言父卒死而家窘甚不能遂赴所在故悲耳道民慰之曰姑自寬稍停當有的耗後七日來報汝父甚無恙則已索其父手書出懷中款慰而去道民日行六百里頃刻能噉百器又能數日不食異人也一特莫詳其異云

許先生

子瞻在海外。攜叔黨自隨。嘗語人。每幼子過。出一篇相眎。便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父子情深。讀之可涕也。許公旦先生嘗冬月課其子。設短屏自障。曰。作文須意思舒展。方盡所長。一日會風雨疾甚。久乃呈稿。先生賦詩。冬來文史未應疎。手掩寒茅試誅渠。風雨滿堂燈火映。真成今日是三餘。一簷風雨繞書缸。忍凍呵毫意未降。若個珥貂溫室裏。初來能不困寒窓。又為代和二首。雨撲寒窓點點疎。醜風釀雪總關渠。書生耐識三冬味。坐煖青氈丙夜餘。膏火頻添續短缸。寒威縱橫也須降。夜深風雨歸何處。西月窺人到半窓。吟罷手酌巨卮飲。三子曰。今夕勞苦。不汝量也。昔蘇子美每夕讀書。輒盡一斗。有如此下酒物。一斗未足多耳。元倩兄弟常誦斯語。輒嗚咽不勝。

三姐

往寓長安。聞棄水巷有江岳者甚奇。然莫知其事也。今日過王祖玉第。見眉公道江事。其妾號三姐者尤異。江常往來華亭。以其妾併二箱寄友人家。而獨身走四方。每數月不歸。時有音問。必付眉公家一小奚奴誦之。率以為常。主人旦晚使婦女進饌。

出即掩其門。竟日危坐。三年而不變。會主人當賀。江妾具禮物甚腆。而後主人之婦女窺視其箱。多金寶錦繡。真奇事也。一日眉公見江老。問曰。如夫人故秀。何所取。公信乃爾。江曰。此妾故大同將官女。十六來歸。能騎。會驢高不可上。倩驢者翼之。而驢者戲翼以上。行至水側。佯呼驢者飲驢。乃出鐵簡撲殺之。江中嗟乎。江翁即奇。恐無踰其妾三姐矣。

第一不可說

李卓吾焚書。載康崑崙琵琶。是天下第一等奇事。又載若無母書。是天下第一篇文章。却又着卓吾子曰。便覺氣韻索然。議論酸腐。此老胸中壘塊。下筆無狀。其種種可喜可愕之談。載在他書者。且與天壤俱敝矣。乃獨見短于第一奇文奇事之下。何歟。蓋唯第一不可說。所以夫子之道。游夏不能贊一辭。此是游夏不可及處。語稱佛頭上着糞。亦曰佛頭上不可有着。着則是糞耳。

自警

續齋諧記云。湯羨書生寄鵝籠中。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鶩并坐。鶩亦不驚。世間有如此可人耶。將北面師事之。東坡先生有言。吾眼中未嘗見不好

人。此又是如來心髓。未易輕覩。雖然。由坡之道。直入菩提。如書生旨。亦非二乘淨名。經云。外道六師。彼所墮者。此與隨墮。何難入鵝籠中乎。吾礙世久矣。近頗學耐煩法。亦時時同得幾分去。無奈有物頓喉間。頸面亦時時發赤。危哉。危哉。吾亡無日矣。

前輩

有一人。形俯捺履行者。居尚書里。其主人刑部公。自外歸。群鵲亂噪于旁。刑部問故。或云。捺履者。取其雛。故噪。刑部召責之云。汝捺履而行。故是往生業報。奈何復取鵲雛。汝亟縱之去。免汝捺履者。取雛懸樹而上。納之巢中。仍懸而下。畧無艱苦態。刑部嘆曰。天下之無是理。有是事者。豈少哉。吾為刑部。脫有告訐者云。捺履者上樹如飛。吾宜信之乎。反覆自惟。民之寃于吾者多矣。蓋前輩每事警省。猶如此。偶憇東林靜室。舅氏省吾。為余言如此。

自礪

藥氣蒸鼻。愁聲溢耳。僵臥床上。如坐釜甑中。起則蚊蚋捺亂窻間。揪揪來啜人。徐步庭中。見月英和露欲滴。曙光隱隱。東方新麗奪目。心頗樂之。然自顧粟無徵君之瓶。薪無怪魁之山。庭無高安之菊。日且且。室人洗釜而待炊。索我枯魚之肆矣。忽自念。

言前境盡惡。已復啞然自笑。吾所居大是學問之具。奈何若受芋狂。狂愁喜為用哉。書此自礪。

癘

子璋鬪體血糝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昔有病癘人。誦此霍然者。遂相傳告。杜詩能已。癘此不然。三年猶病癘。一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非杜陵詩耶。由此觀之。老杜正自不免。予今歲病癘。稍寒而壯熱。如坐甌中。狂歌蜀道難。至飛湍瀑流爭。喧飗砢崖轉。石萬壑雷。不覺颯颯有爽氣。其明日則寒沁肌骨矣。方恨此苦。只自知。忽憶秦少游云。發于頸中。起于毛端。欠伸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如返壑。陰崖單衣犯雪。龜穹蟻窟。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方畢煤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卧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渤澥。酌以注噬。未足為快。此老更道得吾眼前事也。醫經云。聖人因病而發藥。非為方以待病。如病癘而求愈。于子璋鬪體之句。幾謂文章無用矣。

唐子畏

我觀古昔之英雄。忼慨然諾杯酒中。義重生輕死知己。所以與人成大功。吾觀今日

之才彥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變時心已變。區區已作老村庄。英雄才彥不敢當。但恨今人不如古。高歌伐木天蒼蒼。感君稱我為奇士。又言天下無相似。庸庸碌碌我何奇。有酒與君斟酌之。此唐子畏席上酬王履吉詩也。李青蓮云。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一片有心人。即在三千珠履中。子畏此詩。定是徐經事敗後作。人言子畏跳浪不自貴重。乃不知其瀕宸濠之席。投金灘上。竟以身免。輕環人有此作用否。士抱不世之才。偶遭負俗之累。委身草澤。與賣菜傭編戶而處。而角巾措大。猶指之為猥為侏也。不亦悲夫。

習

人生以後。却無性。只有習。嬰兒墮地。貧者浴水。富者怯風。水非兒之宜。風非貧之拒。蓋所居則然矣。居之限而習成焉。浴水者肥黑多力。怯風者羸弱易病。醜毒胎于養。藥石進于窮。勢如是而曰貴賤殊稟。貧富異骨。謬哉。

顧而尹

松陵顧而尹。性度方雅。故有子美驚人之癖。每罷公軍對。意不自怡。忽忽行吟。見者知之。嘗謂子曰。某于此道良苦。乙未之役。主司擯子。予不能降。請故牘觀焉。其罪言曰。

怪歸而屈首三年。未嘗窺戶。自謂得之矣。又不然。又得其罪言曰。饋覲焉。其罪也。子笑曰。若無恐悠悠者。不足存也。若果巨眼。則兄之病不可療耳。因大笑別去。今復三年矣。癸卯春。偶讀其行卷。果秀雅。却微泥。苦心人也。不知造物者肯竟解其縛否。

悶題

子瞻題孟德傳後。述雲安嬰兒攝虎事。以信虎之畏不患己者。其說有理。小生作悶題。便解開闔擒刺。而老儒下筆格格然。豈亦為題所攝耶。題亦畏不懼己者乎。李宏父自言吐詞為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安得起若人而問之。

梅花草堂集卷之一終

梅花草堂集卷之二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釋未

周茂仍性好閒適。率謝人事。卜居西郭外數里許。引流種竹。斗酒自勞。南有小軒。顏之曰釋耒。殆是昔人觀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耶。杜少陵云。開門面場圃。把酒話桑麻。此老不解事。世間那得如許閒人。知者不為。為者不知。境與人之不相值久矣。今日再過廟澗。凝望樹色。隱隱可見。又風雨暫停。桃花爛熳。想見七郎婆婆其下。把酒胡盧也。書此以為相見時一笑。茂仍嘗語余云。村居故自人世。但入城時。見故人話時事。不覺莞爾有喜。此語真有味也。

巢居

雨氣淫蒸。浮紛几席之上。古簟繩牀。無復着手足處。支頤默想。豈多生以前。吾其巢居之民歟。

三奇

果之椒欖書之騷卉之蘭自是天壤間三奇絕未有儷之者友人某解衣質錢願為典花主而念不及蘭見騷經輒掩其卷但能噉椒欖盡一枚此舉又是強解事不如無噉為直色耳偶在息庵下種蘭思之不覺失笑

蘭蕙

語云山林間十蕙而一蘭故曰蕙賤而蘭貴蘭少而蕙多也此不然象與少豈貴賤之徵與蘭氣醇遠不射而蕙豔發蘭韻長而蕙微短等是國香政堪伯仲耳必貴賤人物于象少之間則荀氏八龍當以多故減貴而李白蕭穎士僅然有子將亦曰少者固不賤耶楚經云既藝蘭之九畹兮又種蕙之百畝蓋所謂有此內美故不為貴賤之證

醉脣

偶粘樊侯小記於壁一少年醉毀之既醒來謝訊之則脣也予告之曰君毋記憶中有猶史豪脣字耶君其人也父茹冰蘖一時從事閉閣學書久為人間佳話公等與有榮焉即君苦清冷門可羅雀獨不思數十年後不逞之徒有詐訐前件者寧有樊父時事否龐德公隱居躬耕人有勸其立產業遺子孫者德公輒謂之曰吾貽之以

安此真父母之心。不可忘也。其人感動而去。

薛捕

海虞有捕盜者薛某。能察人之顏色而知其所向。卒然掩之。無弗中也。有盜四十餘人。主者使他捕私掠之。既伏矣。久之無驗。以問薛。薛請見之。羣盜敝敝然坐日中。薛呼主者曰。天寒甚。何不多市牛酒。市具。縱羣盜大嚼。盡解其縛。盜亦驚泣而去。薛笑曰。豎奴幾敗乃公事。脫四十餘人中。有一人曾為盜者。即咬以牛酒。必不去。脫不去。安所辭私掠乎。主者面然其說。私心怏怏。薛曰。姑遲我十日。十日來告。已得盜矣。問之。則主者之親某。又溫室也。主者益訝之。且疑縱盜情叵測。薛佯謝曰。吾過矣。然願勿泄也。夜半。駕小舡。直抵其所指盜者家。盜聞薛來。神沮矣。盜方出戶。薛執其手曰。某家財願若分我。某尸居餘氣。無能為也。盜手顫。亟命家人挈一箱來。箱至。輒縛之。嗟乎。薛可謂知擒縱矣。虞顧明卿為余言。

書

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此善論也。字漸玄妙。方可草書。而世人競率意為之。自謂天放。豈復有書意乎。古人云。事忙不及草。

書嘗舉以戲草草者。其人輒妄對云。章艸固不易作。此尤可笑。古來疾書無如懷素。顛旭古詩云。興來絕叫三兩聲。粉壁縱橫千萬字。讀此者要得其躊躇滿志之態。正不當先以豪放目之也。病久廢書。今日獨坐息菴下。戲取粉板作掌大數十字。如壯士囚縛。愈法愈野。不覺啞然自笑。吾書不減蚪蚪。當存之以俟識者。

風箏

風箏一名紙鳶。吳中小兒好弄之。然當其搏風而上。蓋亦得時則駕者歟。梁伯龍戲以彩繒作鳳凰。吹入雲端。有異鳥百十拱之。觀者大駭。伯龍死久矣。其新翻襟調。往往散入侯王將帥家。至今為俠遊少年所傳詠。其好事。故亦一時之冠也。

此坐

一鳩呼雨。修篁靜立。茗椀時供。野芳暗度。又有兩鳥。伊嚶林外。均節天成。童子倚爐。觸屏。忽軒忽止。念既虛閒。室復幽曠。無事此坐。長如小年。

舉業

舉業儘可寄興。予寔無所得。嘗戲為之。以脉練川。李子。李子曰。君病應爾。何有以儒生酸腐之技。肆其從來未剖之談。不虞招妬何。予意不然。恨非儒生耳。果儒生肯捨

已落之唾耶。孝子笑曰：若者任為之。今日澄伯書來，道某稿多會心，乞之以去。歸時且問之何語，是會心處耶。

牡丹

洛陽人呼牡丹曰花蓋重之也。東坡看花吉祥寺，指為智巧便佞之物，正抑其為時眼所逐耳。今托于修竹之下，叢梢破欄而出，窘接無餘，而花猶悴悴然，試其本色而不復自憐其力之盡也。智巧便佞，豈亦有時不幸耶。柳堤閑步，花氣迎人，顧謂兒子一笑。

南庭

雲情鬣鬣，石楚流滋。麥鳥駭飛，蝶烟正咽。亦有怒蛙拱息，草下張口噤舌。若候雷鳴，狂飈忽捲，萬馬奔沸。疎雨墮瓦，忽復鳴琅。百道金蛇迅霆如裂，氣散薄收，浮膩亦斂。燈火青煌，南庭閑寂，撐頤解寐，故自悠然。

張翳嘴

顛者張某嘗舉網得一巨鯉，額有硃文云：三躍龍門關，九飲大湖水，畢竟不成龍，付與張翳嘴。陸仰山見凌醉樵嘗云。

晉翁

晉翁虞陽。余祖舅也。長先君八歲。其游如兄弟。然先君既歿。翁必迂道過予里。嘗謂予曰。如腹痛何。今年十月十二日。見翁里第。老屋瓦盆。敝裘短幘。楚楚如三十年前事。相與追論往昔。歔歔泣下。翁性忼慨。每飲輒醉。醉必放歌自快。至八十猶然而年。來益豁矣。會童子來報。練水姚適之在舍。惆悵而別。翁送及門。浪吟云。眼前風景還依舊。世外人情幾變遷。

雲栖食

杭州人有其母溺江。求尸不得。計無復之矣。忽婦人踵門告曰。予夫某。先年墮潮。死于聞雲棲放食。無不度也。曾以銀五分附薦。事且數年。昨夢予夫告我曰。吾向與潮偕往來。藉汝願力。得為行潮者首。再一得食。當離此苦。圖之不得其便。吾行潮能取諸溺者尸藏之。則某人之母在焉。汝往告之。請以雲栖食相報可乎。溺者子按其言求之。果得尸于江之滸。蓋聞之陳繩伯云。

陸仰山

里中陸仰山。好辨大書。其辭堅不可屈。然作詩頗有俊句。其感懷詩云。漏入夢回枕。

寒生愁際衾。紙窗殘月上。應照未磨心。又云。一室淒涼。况半生牢落人。冷澹蕭瘦。頗似賈孟風骨。許元情偶誦其語。燈下記之。

嘉善廉吏

許鎡號石塘。雲南人。世廟時以進士令嘉善。剛介廉直。多惠愛。歲大饑。囊空不能覓。肩輿竟跨驢而去。至邸中。杜門待命。與人絕無交涉。後徵入為御史。隨以年例僉憲。不久致仕。偶談棋侯清操。古令希有。朱硯山曰。往見許公如此。

應卒

取天臺提學南省。行縣至崑山。長至習儀。有狂生出班白事曰。糾舉某生員大不敬。天臺頓足少頃。徐曰。如此大節。乃爾狂躁。大不敬即汝當之。誰為不敬者。付吏繫去。後亦竟不問。語云。卒觀量。頓足時正復難。

效贖

子瞻桃花詩云。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綉。倚天照海光無數。予嘗令童子裹核投之。文筆疊浪間。偶發一枝。輒為樵者亂拾以去。頗恨之。今日讀此詩。自幸種桃不成。不作效贖婦也。

讀酒經

數朵薔薇。嫩娘欲笑。遇雨便止。几上移蕙一本。香氣濃遠。舉酒五酌。頽然竟醉。命兒
子快讀酒經一過。并書中郎所作醉鄉調笑引于末。吾觀畫工寫生。大都于梅花下
着水仙。蓋其臭味則有然矣。

梅庵柬

戊子春。先君既歿之二日。諸備未畢。雷聲隱隱起西北。電光如綫。予時哀號踣地。奴
子持一柬至。則先君之友周梅庵先生柬也。其略云。延陵季子之喪。其歿也以時。服
則既有聞于君子矣。予每感其意。自愧久不報。今年先君大痛之辰。飯僧蘇齋。追憶
往事。而僧有問周先生故居無恙者。輒揮涕紀之。

東坡作墨

志林云。己卯臘月二十二日夜。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
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著書。仍以遺所不知何人也。餘松明一車。留以照夜。
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按年譜。己卯。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蓋元符二年也。攷之外
傳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趣之。

或問其季子過過大笑曰。光人在儋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為煤。中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為錠。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叔黨此言可信不謬。而坡公饒興致。亟于獎善。故云爾。然聞衡墨自佳。可與九華朱觀相上下。借坡名以行。故是墨實常態。不足怪也。

夢

有徐應祿者。白晳長小。嘗為縣胥。又嘗賣藥于市。予亦嘗過其肆中。相與語。歡甚。令死數年矣。夜夢至道院堂。有三額。中曰紫微宮。左曰仁義之民。右曰池仁義。皆金文大書。舍字鮮潔。應祿着帽。衣青衣。楚楚出。逐歡語如平生。既覺。侍慈氏。予問故人吳文秀。家慈曰。此徐應祿兒也。相對恍然。記之。

渡巴城湖

巴城湖蓋湖之小者。辛丑深秋。予歸自海虞。阻風湖口四日。去冬將訪公亮。舟膠崇寧寺下。堅不可動者亦復五日。誰謂尺水無波。天下事可以憑臆而斷也。今日風厲甚。過湖坦然。此甚常事。然予心自喜。蓋由往時之膠阻為之緣影耳。默默自照。亦足以破流轉之妄矣。膠之日。公亮以露輿相迎。欣然乘之。過田間。老婦稚子。無弗竊笑。

者道遇仲純相與藉草而坐。老泚出茶餅食子。拉往馬涇庵。遂留宿。詰旦求診于仲純。為定兩方而別。同游者邵兵部蓮墟。繆仲純。譚公亮。公亮之子元龍。

戲書

今夜被酒得鄒公履書。恨僕不宜病廢。全其微尚。須與驕奢淫佚消磨殆盡始得。故是此凡感念。吾自秋入冬來無日不病。無病不劇。頗覺意思都盡。今日慶長戴酒相邀。與王幼昭恣意歡謔。亦既驕矣奢矣淫而佚矣。燈前捉筆作文一章。詩二章。頗有生韻。始知驕奢淫佚不足消吾之富。還能豪吾之興也。記此以復公履一笑。

許家即

許家即名士種。十三能文章。未及炊黍時。三題立就。風義道上。頗有落地食牛之氣。三年後崑山又名士也。此道真如積薪。後來者上耶。

戒殺

有烹魚而蓄其子水中者。以為所全多矣。孰若并其魚不烹之得乎。東坡買一鯉長尺有咫。置之盎中。俟其死。然後食之。不即縱之去也。此可為吾輩食葷者之法。傅孝玄言。鱈魚就烹時。必以首尾抵釜。護其懷中之子。念之心怛怛焉。誰無父子之性。而

謂水族痴癡。獨不然耶。宋神宗見一羊特起道左。問左右曰。已取其羔進御。遂不御。羔子嘗見光祿寺側。有羣鷄亂撲。鳴不成聲。視之則其股已充膳矣。侯王宰官。福盡每受業報。豈誣也哉。里貴介子。有好食蟹者。庖人恣悅之。乃置數孔釜蓋上。文火煨之。蟹燥甚。其首向孔中出。則取酥與漿沃之。沃數次。而蟹乃大醉。其味美特甚。貴介子後病火症。索漿甚急。輒昂其首如蟹狀。其庖者之死亦然。如居士曰。生前吃盡味千般。死後只添油幾滴。亦可以少懲矣。况果報若此。之昭彰乎。可不戒哉。

陸翁承

陸翁承名應鰲。先君之友也。蒼面棘鬚。多癩痕。笑輒搖首攢眉。所居處曰白魚段。老屋木器。庭中小藝花竹。攤書危坐。意洒如也。年六十時。先君與陳員外王道往賀之。歡醉竟日。先君詩云。未叙寒暄慙予懶。亂呼茶酒愛君忙。其後先君歿。每見子。輒相對而泣。曾作挽詞三絕。見貽。有一度花開一斷腸之句。

樊侯

朱仲卿為桐鄉耆夫。有德于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知桐鄉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絕。此所謂沾沾自喜者。樊侯治崑三年。將入艷誠。父老不

得攀送有四人持紅紗燈傍輿。至水側。揮淚再拜而別。樊受之唯唯。竟不問為何人。

墨窗二僧

僧伴雲。南京人。長身玉立。機鋒甚敏。癸巳歲。從雪浪來。顧子墨窗下。時小雨甫晴。秋氣漸肅。相與談無生理甚決。語不及之。默坐若忘。似一無知識者。又有觀如亦學於雪浪。議論疊疊。而面有不齊之色。為言其師教人。只是空諸所有。實諸所無。伴雲唯唯而已。未一年雲死蓮花庵。如亦不知所往。

送春

已亥適長安。三月三十日。卧于德州之逆旅。土牀濕蒸。遂不成寐。明辰跨馬將行。命侍者書一絕于壁。其一云。燈魂隨焰死。居人斷不禁。中有傷春客。披衣看啟明。一云。東方有啟明。行人不成寐。擁馬亦長嘶。疑為春歸去。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折得牡丹着瓶中。忽憶前語。而燕子偶入予室。若將營巢者。又戲賦二絕云。萬卉為春忙。春歸卉亦老。獨有雙雙燕。尋春拾春草。吾聞雙燕子。不入愁人家。何事偏追逐。應知問落花。

嬰粟

嬰粟。花之無香韻者也。未定候種之盈畝。萬朵爛然。亦足奪目。鮑我生問予。此堪作

百翰以息
也與庚子
見東方
一皆見
乃光太白

何比子昔過盧溝橋一莊院僧驅騾百許頭縱食櫃下其色相錯如繡始知昔人雲錦之比殆非虛妄今日所見頗為似之二生皆絕倒

鄭筆峰

新安鄭筆峰名約以減塑有聲。仿人佛像往往逼真。多于神處得想嘗與予縱觀南朝神像。問誰最者。鄭指金乙總管曰。此其最矣。周太尉次之。予曰。何也。鄭曰。凡神像耳目口鼻其高下大小皆板對。而二像不然。不然則神活。所以最也。曾左髻曇陽子羽化婁東。祈塑者相踵于門。竟以悴死死之時。眼根先絕。或曰以塑故。多得鍛。神弗佑之。此不必然。神竭烏能久視人世哉。

文移

今之文移古訓誥也。厚胥會言。某官行文移。將倩某征。衆皆從史之一胥嘆曰。不可。此人去。彼中民受其害矣。衆莫然之。有間復曰。某三家村訟師也。訟師告訐。主于紮陷辨駁而已。豈念彼人利害乎。文移則不然。必須委曲婉轉。兩無弊而後即安。故凡胥吏老于供者。庶足辨此。衆皆嘆服。袁中郎為吳縣。其弟小修自楚來。見案上招申。諦觀不置。中郎問故。小修嘆曰。常恨國朝無文章。乃在此。世廟時有大獄。招擬肖物。

處不減太史公。聞周孟起家有抄本當借觀之。

談言微中為英雄所窺

高皇帝時。有僧受法于師。博通教乘。高皇欲迎入大內。供養詣師言別。師無言。但云上苑已無蘋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僧方盛氣欲往。不能省。後召對。不稱旨。將殺之。僧笑曰。悔不用吾師之言。高皇究得之。檻其師至京。問所以。其師曰。偶誦大藏中偈。何意也。按藏中。果得此偈。遂捨之。僧幕上苑。見殺。故不足道。彼師殘命。蓋亦岌岌矣。故談言微中。鮮不為英雄所窺。而世競以智先人。嘵嘵咸輔。乃欲久居人世。無災禍乎。隰子家之樹。蔽田成子之臺。田子未言也。何為乎伐之。斧離數創而止。智矣哉。智矣哉。

放生

宋天禧中。宰相王欽若奏。以杭州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沽羽毛鱗介。以萬萬計。此王侯宰官。令生作者之因也。吾鄉亦有放生會。每朔望。輸錢於櫃。至期。買羽水二族放之。亦是一事。第流浪陋劣之徒。乘機捕逐。甚有伺其釋放而網罟之者。又不知作何慈悲。可免此厄。可度此等。

人也。正旦放生。人競逐之。論者以為不如勿放。此亦一時不得已之談。廣大教化。當不如是。僧本源欲建放生堂于玉柱塔之側。不知何時可了。此願塔在三江口。地澗天空。即不能禁民勿捕。于此放生。必多得所者。

夏龍衢

古歙王民輝。字惟華。以傳神寓居世長許。嘗令寫先賢遺像。可七十餘人。方購王理之先生鏡容。趙綸叔言鏡容藏夏氏子。果訪得之。夏氏子云。二十年前。先君龍衢曾夢王先生。偕顧掇齋。周秋汀。高歸田。朱遜庵。數十先輩。列坐堂中。既覺。嘗私識之于曆。出眎余。手跡宛然。因與綸叔嘆。夢見二十年前。而數十先輩遺像。聚於一卷之間。乃在二十年後。誰謂事非前定。偶然而已也。龍衢善諧謔。而聲奇峭。如鬼嘯猿號。聞者絕倒。然好讀書。喜作詩。嘗見其從薛君淑借書一帙。手攜以歸。疾吟其所自為詩。有無柰廉纖下。傷情怕倚樓之語。龍衢死久矣。其子號青峯者。有父風。

交情

萬曆戊子。先君子歿于家。有傳訃李先生者。先生即為位中門外。哭盡哀。齋三日。而後遣使齋文來弔。其辭酸楚。令人不能竟讀。又七年。不肖始克葬。先生會有黔陽之

役休沐里第。不肖以誌文請。先生揮涕許之。其明日來奠。一牲一飯。必令家人滌器再三。而親視其烹調之節。自辰至未。不欲嘗食。曰。吾所自通于亡友者。此一念耳。又明年。使書記陸弼持誌文來。不肖且拜且泣。弼亦揮涕言曰。自恭政之為此文。旦起伸紙和墨。輒嗚咽不勝。其淚灑長江者。不知幾何所矣。丙申冬日記。

自逆

債負山積。鼠雀雲擾。對境惘惘。自念處堂之燕。不知作何結束也。境遠念息。復是洒然。誰不為燕之處堂者。于是遊覽古初。返照無始。不復知吾喪我也。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凡夫哉。凡夫哉。夫誰與接構。而不以心鬪者乎。袁中郎有言。學問須從逆字長。人不吾犯。即須自逆。有味乎其言之矣。

初二月

朔之三日。月始再魄于西。所謂側視之。則粉處如鈎者也。戊戌中元二日。月有輝。里父老皆見之。予未之信也。今歲三月七日。至五月一日。霖霖傾注。見日者僅四五。而夜又無月。初二晚。忽然開霽。萬里空碧。顧此時。獨不得月耳。仰視林間。新鈎斜掛。時有赤英射人。久之乃落。豈日月之行亦與時異乎。抑所云歲差者乎。往在京師。嘗見

己亥新曆閏五月。己又判定閏四月。或云是歲差果然。奈何其弗之正也。

北亭梅花

宋廣平作梅花賦。清便豔發。得南朝徐庾體。皮鹿門怪之。謂此老鐵心石腸。與賦不類。是不知梅花者。世無鐵石人。堪作梅花賦否。譚公亮北亭外有梅一株。倚窗數莢。白如擁雪。恨脚痛不能坐卧其下。時候消息于童子而已。今日奇香破窗而入。而侍者來報雨意垂垂。豈梅將別我乎。令桐快讀宋賦。酬之梅哉。梅哉。應不恨我隔斷窗前月也。

夜坐

月色如銀。信步至景德寺。闍淨院禪誦聲甚肅。心樂之。遣童邀守源。源輒誦而出。然默持不懈。已邀雲居。謝曰。少須吾完課也。已默全至。三僧意皆自得。相與談頓漸法門。予笑曰。天下決無頓教。悟處皆頓。學處皆漸耳。雲居曰。大祖不頓耶。予曰。此為宿根。元來是漸。四人相對大笑。因念二十年前。予讀書大樹齋。寺中作課者。獨本源一人耳。然不能談。今日爾爾。可為拊掌。

黃沅

古赤壁在武昌嘉魚縣。子瞻在黃州時所遊者。蓋赤磯。非赤壁也。坡特借之以了千古一事耳。其賦云。西望真口。東望武昌。則直指嘉魚之赤壁矣。不然。武昌在黃州西南境。安得云東望耶。此老胸際洒落。故黃州可以有赤壁。而臨文攷索。便為千古不朽計。故是宇宙間討便宜人。金先生汝礪自楚反。嘗至黃州赤壁磯。下有堂三楹。祠子瞻。旁刻趙文敏手書前賦于壁。又嘗泛沅江。見斗崖上石洞。深澗三四室者。所在多有。其一曰鐘鼓洞。此地流平徑濶。易為登覽。中有二石乳如柱。使童扣之。一鐘聲。一鼓聲。石之鏗然者。緣江處處有之。然未有若斯之洪亮悠遠者也。鄴道元石鐘山註云。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鑿。坡老常與子邁夜乘小舟。至絕壁下聽之。謂鄴元之說信然。而唐應德氏亦云。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鐘山下。則鏗訇鏗鞳。驟發而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奇爾。二公所見。殆是宇宙間一段議論。決不可易。而由鐘鼓洞觀之。又不可謂石鐘之說皆非也。唐李渤得雙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其所見不建鐘鼓洞遠矣。

東坡夜入延祥寺。為觀燈也。僧舍蕭然無燈。大敗人意。坡乃作詩云。門前歌舞闌分
明。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琉璃開照佛。始知無燼亦無燈。此老胸次洒落。機穎圓通。
聊作此志笑耳。崔液云。玉漏銅壺且莫催。鐵關金鎖輒明開。誰家見月能閒坐。何處
聞燈不看來。方是真實語。老盲不能夜遊。晚來月色如銀。意欲隨逐行輩。稍穿城市。
而瘧鬼惱人。裹足高卧。幼女提一蓮燈戲視。亦自燦然。書之以為壬寅上元之感。

夢

楚中有師弟二人。後先舉於鄉。嘗夢人語之曰。先生是弟子中。弟子是先生中。萬曆
丁酉。翰林馮有經典試。其弟子先中式。庚子。其師亦舉于鄉。出兵部。張其廉門下。其
廉故馮翰林門下士。戴仲豪候兵部于京師。楚中二舉子來謁。聞之云。

人面桃

桃之品亡慮數十。絳碧天緋。總堪極目。然天天者其正色耶。至人面桃而變極矣。瑩
白如雪。光昱白外素者。故豔不豔於此方之梅花。則今古雅俗。正復迥然。藉使敷蕊
一時堪作梅花。嬖天大者雲從可也。

徐公善詭

傳海墟狀貌魁碩。讀書多遠畧。晚歲貢為博士。徐五湖與人書云。適晤海墟。槐帽戎裘。據胡牀而坐。儼然一戎王也。乃就廣文選。意思太貶損矣。徐公善謔。多識字。嘉靖辛酉。吾鄉大水。雨十日不止。公作書寄燕客云。故吳越之區。魚龍雜處。今雨勢如此。天意殆欲復古耶。見者失笑。

燈下書

歲己丑。朱宓侯從予萬卷樓中。蓋贈公願圖南寔主之樓。去翁舍幾三百步。每日必肅衣冠揖予。寒暑陰晴無間。是時予方讀禮書。不甚親舉子業。公輒為溫語相督。曰。日出事生。天下寧有無事之日耶。且先公既捐館舍。從此欲求無事。更不可得。辛丑十月十九日。與叔顯送公之墓。偶記于此。

王伯欽

王伯欽三上公車不第。庚午。其弟幼文舉於鄉。伯欽瞿然曰。何有遮陰帽。先進賢冠而走者乎。乃避喧樹中閣。改竄經義。一目纔就。即呈家先尊。偶及生財義。尊曰。此經國體面好舉子手下見得。乃佳。以吾而論。生象云云。可衍州里四段為之。伯欽笑曰。遲我十年當能令無及矣。明年伯欽中式。鄧卷出。伯欽以為非人間物也。而終身誦

先尊語為不可及云。

雪夜

小飲周叔明第。雨霰紛集。默念疇昔。此時便著屐登山去也。歸擁牛衣。寒燈無焰。展轉久之。乃遂酣卧。遠鷄亂啼。紙窗如畫。啟扉諦視。則雪深半尺矣。昨歲孺和卧病。予亦倦遊。窗外玉塵。無情照管。曾作調瑤華相照。檢之篋中。墨痕未舊。忽忽又一年往矣。頭顱如許。半事無成。言念童遊。猶如昨夢。偶檢中峰語錄。有雪夜示眾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為眼中花未瞥。啟窗猶看玉琅玕。

口業

辛丑臘月初一日。王孟夙約會放生。世長先往。予與陳繩伯沈修幻。至西禪禮白衣大士。然後登舟。偶言友輩中有夢遊地獄者。不覺出一戲語。孟夙云。方與世長約會。日勤勤念佛。不作戲語。如兄言。依約受罰。予聞悚然。年幾半百。尤俟人鞭策。然後知戒可愧也。因默自觀省。三十年來。口業種種。不可勝懺。所恃平日絕無譏刺短長之心。第事觸于前。言衝于口。恰中戲解。即心知其非是。莫能禁也。從今懺悔。永不復作。然恐強制口業。增長意業。書此以自惕。

東坡石竹

文與可寄子由書云。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穢材萃于子矣。時坡守徐州。故戲云。予故未見與可墨竹。而竊謂坡翁之作。決不依倣與可。不然。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謂章七書必不佳。正惡其從門入耳。自寫墨竹。乃必有派耶。今日得石刻于吳郡陳雲卿。簡遠蕭疏。絕類坡之為人。刻本後又載姚江錢德洪跋。頗恨蘇氏之學雜于藝而未精。德洪嘗遊陽明先生之門。意欲借竹以排蘇氏。夫使陽明見此竹。必好之矣。予然後知從門入者果不佳也。

戲書

梅花方開。新釀方熟。河豚方出水。是一時絕新。光景。花之有蘭。果之有橄欖。書之有離騷。亦是從來絕異滋味。若夫花之光。水之色。岵茶之氣。世界都空。無所着其耳目口鼻矣。

牝馬之貞

癸卯季秋五日。訪雪浪師于海音庵。師問牝馬之貞如何。予舉朱註順健以對。師笑曰。不然。大地衆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然却無正知見。故曰衆生馬則否。予家廐中

畜一牝者。牧人言他牛驟等行淫無度。獨牝馬受姓。絕不與牡相交。故知坤不取牛。非從順起義也。牝必言馬。謂正知見也。吾少時從先府君受易。嘗問小過之飛鳥。廣震之戒。反生府君曰。如此如此。聖人是真語者。實語者。

范文穆公

范文穆公。成大。崑山人也。讀書邑之薦嚴寺。十年不出。嘗取唐人只在此山中句。自號此山居士。今寺左有范公亭。老桂扶疎相傳。是文穆手植。晚又號石湖居士。有集一百三十卷。郡志稱公吳縣人。始此亦猶李青蓮慕謝東山。自稱東山李白。而劉昫修唐志。便以白為山東人。曾子固據成都志。謂白生彰明縣之青蓮鄉。稱白蜀郡人。范傳正志。李白墓。謂白父客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白生焉。亦稱蜀郡人也。古今人物。名垂宇宙。爭欲得其人而鄉之。斯無足怪。范長白得石刻于石湖之陽。有文穆田家雜咏四十八首。語逼中唐。字亦適媚。知為百三十卷中物也。長白遂就其地為崇祠。龕碑四壁。此舉亦何讓古人。獨肖其父。凡遺像于左右。使人怏怏。范氏世譜。文正後何得不信古而直行其意耶。

王性海

王性海現身宰官。既叅雲棲。便修苦行。擔水斫柴。和衆作務。斯亦根性之最利者矣。常作戒殺文以勸世。其言淺而易曉。通而無碍。販夫稚子。無不了知。然袁小修語人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而性海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亦屬可羞。泰遠此語于修行。更是着實。雪浪師云。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嗚呼。盡矣。

試茶

茶性必發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試茶十分。茶只八分耳。貧人不易致茶。尤難得水。歐文忠公之故人。有饋中冷泉者。公訝曰。某故貧士。何得致此奇貺。其人謙謝。冷解所謂。公熟視所饋器。徐曰。然則水味盡矣。蓋泉冽性駛。非高以金銀。未必破器而走。故曰。貧士不能致此奇貺也。然予聞中冷泉。故在郭璞墓。墓上有石穴罅。取竹作筒。鈎之。乃得。郭墓故當急流間。難為力矣。况必金銀器。而後味不走乎。貧人之不能得水。亦審矣。予性蠢拙。茶與水。皆無揀擇。而云然者。今日試茶。聊為茶語耳。

紀遺

永樂甲午。崑庠起送生員止五人。一曹瑜。一戴義。一陳鈞。一王永和。一夏景。是年皆

中選而永和景皆為名臣。此亦一時之盛矣。邑志詳列姓名。而不及起送者止五人。五人者皆中選事。載偶武孟醉吟錄中。

寒食

介子推被焚事。左史皆無之。其說見于劉向新序。司馬彪續漢書。周舉為太原令。乃以寒食禁煙。人多疫死。遂移書于推。止禁煙三日。真是白日說鬼話耳。子推有知。未有不笑倒地下者。晉文公封于推綿上之田。曰以志吾過。夫既信而可徵矣。安有恨于無祿。逃之介山不出。至于燔木以死乎。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狗火禁于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此是寒食的據。

三老

孫雷號懷角。卒時年七十五。少客魏氏。能言恭簡公事。亦能歌。能簫。能絲。長指爪。雪鬢。面微紅。狀如世間所畫東方曼倩者。手操斧鋸。營文室。牆壁棟椽。皆以意造。而與法合。雷時時坐嘯其中。又嘗製栢如意。以相貶。頗工巧。其婦甚孝。雷往信義村。婦問其夫。去此幾何。夫曰二十里。婦亟熟餅餌。倩童子追之。母令翁餒也。吳豫號心田。其父黥田。以裝潢起家。師事屈可庵。得畫竹法。其佳者。禱大常公筆墨中。或不能辨。

豫亦善畫竹。洒然有致。狀貌魁碩。如武人介士。軒軒行市中。項出人頂上。好啖餅餌。不飲酒。其言粗爽。濶大。聽者鼓掌。年八十。猶與小兒爭沒。經時伏水不出。卒時年八十二。黃彪故嘗貌之。真得性情者也。伊伯陽。號古峯。長而碩。少縱酒。及色。絕不喜談養生事。卒時年九十四。八十時。陳員外王道貽之杖。伯陽持而往謝焉。歸則曳之而行。明日不復御矣。人問之曰。空手行何不使。而以杖為年九十餘始絕。慾所噉食頗多。而飲亦不下數斗。予嘗過之。伯陽方噉西瓜。其大如茶甌。笑曰。安期之棗。如此。此瓜欲棗矣。

沈桐

杭州沈先生桐。妙解佛法。偶與友人五六輩詣山中。遇巨蛇當道。或欲逐之。或欲避之。沈曰。是必有異。將往問焉。問曰。汝非有讐。欲報乎。願解之。蛇昂首向沈。不去。又問曰。汝讐將毋在我輩中乎。願相與解之。其蛇昂首如故也。又問曰。即吾非汝讐耶。吾莫知其因。吾恐讎讎相報。無已時也。願終解之。蛇俯首去。沈歸就寢。夢一人持刀欲殺沈。驚覺已復寢。又夢持刀者斷其一指。甚痛。覺則一指為蛇噬矣。覓之牀。即山中所遇蛇也。戒從者勿逐。遂去。不知所在。

吳因之語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者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此亦名言。

許穀

薛方山應旂。乙未北上。謂天下才無予選者。荆川翁語之曰。凡居榜首何感焉。雖然。白下許石城。其文溫潤典雅。元品也。凡謹備之。薛訪得許。乃大服。是歲許第一。薛第二。語云。文章如金珠玉貝。是有定價。然惟作者知之。

林春

嘉靖壬辰。林會元春。其父故漕卒。家貧。善養其老母。嘗日中不炊。林拾穗行歌。儵然自得。後官吏部。卒于邸。橐中僅餘四金。幾不能斂。先是大學士張玉陽。評其卷。曰。布帛菽粟之文。此必篤行君子。

張民表

大梁尉氏縣張林宗。名民表。自言十七歲時。病且死。忽自念言。竹林之勝在汴城。將往生焉。其神遂出尉氏北門。入汴東門。且至竹林矣。見鞠母。遂托之以生。甫洗沐。輒

言曰。我故尉氏縣張民表。慕勝地來。此母大怪。將殺之。有神人被甲者言曰。汝家世有善根。故付此兒。若欲見殺。請攜以歸。遂雙手捧兒出。汗東門。入尉北門。則林宗瞑。一日矣。既甦。使人至。汗訪之。鞠母曰。兒墮地。忽言。將加害。輒死。異哉。佛言。隨念往生。林宗其證歟。陳古白之父。嘗為尉氏尉。聞之。林宗云。汝南王楨伯亦為子言。林宗風根甚異。自結禱至今。夫婦設榻相對。晨夕禮佛。其母劉夫人默察之。皆童身也。伯楨與林宗同舉于鄉。其人凝遠真素。苦心學道。令之友輩罕見其傳。

齒豁

韓退之云。髮禿齒豁。不見知己。故自此老上書時語耶。知己何容易乎。予嘗有言。豪傑無平交。真人無知己。近世以來。如張江陵。必殺何心隱。而心隱自謂必就江陵之縛。夫心隱何如人耶。當其面面相覷。不交一談。一恢彌天之網。沼之釜中。一投必死之淵。馴其機。毅目精相喻。肝膽盡出。心隱再活不得一着。江陵再寬不得一籌。所謂真人之知己。非耶。今日食櫻桃。亡一齒。三分之一。無端冷風。間間從隙處入也。因憶退之齒豁語。慢及知己。用解其無聊云爾。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

筆談

明 吳郡張大復著

周友山

周友山思敬。江陵門下士也。與耿天臺友善。天臺忤新鄭家居。侍郎嘗為江陵言之。穆廟改元。江陵以郎署起天臺田間。遲遲不進。江陵謂侍郎曰。為語耿天臺。當一出。及吾在事。侍郎輦感曰。天臺老矣。豈復能婆婆郎署間。僕僕作磬折態乎。江陵目侍郎良久。未幾改太僕少卿。天臺乃出。又鄒南臯劾奏政府奪情非法。政府怒甚。欲斃之。杖下。侍郎憂之。請與解圍。遂入見。問江陵何怒。語之故。侍郎笑曰。豎子何足圖。一金吾校尉。多着氣力。豎子烏有矣。天下事大此者。凡幾。皆政府身肩之。奈何以天下之身。為一豎子伐性乎。不虞天下窺喜怒耶。江陵色定。侍郎出語人曰。已解圍矣。鄒竟免死。

論文

作文無他法。只要深入題髓。跳出題外。深入題髓。觀題之意。跳出題外。寫題之情。觀

題之意。下語不踈。寫題之情。運筆不滯。馮先生教人。深處更深一步。直入針孔。然後盡從筆尖上拈出。近世文士。亦知深一步法。欲從筆尖上拈出。非大圓通不可幾也。

趙道人

庚子冬。律僧洞十。禁足玄秘閣。趙道人年七十餘。事師甚謹。每夜半。輒煮湯溫餅餌。候俟。雖禁寒不懈。其徒從外歸。有遺道人棗栗者。必盥手藏之。以奉洞十。洞十益不自安。謂吾何德行。徒勤苦老人。吾寧高枕卧。不經行念佛矣。而道人意彌虔。不少怠。顧僧孺言。但看玄秘閣僧兩頤。翕翕如洞十師。則道人之虔是不虛耳。

心月

趙玉林之徒孫心月。白皙微班。舉止恂恂。前夕持圓覺經甚誠。年二十餘病死。將寂始取衣置榻上。忽笑曰。著何衣。某初墮地時。著何衣來耶。請留之以供堂眾。何遂得而殉死人乎。遽如法毘我。有問及者。但云朝海去矣。遂瞑。

度曲

喉中轉氣。管中轉聲。其用在喉管之間。而妙出聲氣之表。故曰微若絲。發若括。真有得之心。應之手。與口。出之手。與口。而心不知其所以者。嘗聽張伯華吹簫。王季昭度

曲庶幾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束。今日納涼張時可北亭上。聞徐生歌。大有故人風味。不覺快然。季昭歌者也。微言冷謔。雅冠一時。後為尼數年化去。五月廿六日記。

沈生

少不解事。頗好狹邪游。每與沈生清吹劇飲。往往達旦。有居先生東玉者。年七十餘。與生狎。客多笑之。而予獨愛其婆婆自喜之狀。生或怒。輒與解圍。或又笑予。君奈何。左袒老人。予曰。正恐後人復哀後人耳。眾客皆大笑去。今已二十餘年。予忽五十。沈生來自吳興。觴于草堂。坐客幾三十人。無深識者。孺和為歌一絕。句云。滿堂絃管間。清歌宿昔風流較若何。暗指少年都不識。故交一別已無多。

仁脉

達磨面壁九年。影留石上。魏恭簡使人鑿之。深三尺。有血濡濡出石端。工乃止。聞者驚相訝也。優填王思佛。命刻旃檀像。世尊下忉利天。像亦出迎。三喚三應。世尊云。無為真佛。實在我身。此非神通。故是仁脉耳。易中孚之辭曰。豚魚吉。解者曰。豚魚無知之物。以况不可化誨之人。覽之失笑。

顧惟訥

故人顧惟訥。好求遺書。能識字。土風世故。多所抄錄。嘗藏一篋甚秘。其妻莫能見也。惟訥且死。妻往視之。僅秃管數百枚。抄錄雜記。可餘萬紙。奇人也。故嘗為立一小傳。今日得備倭始末一卷。載任公寄子二書。辭旨悲壯。附錄于此。其一云。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嘗些也。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園也。讀書孝親。無貽父母之憂。便是常常聚首。美必一堂哉。其二云。我兒細細叨叨。千言萬語。只欲乃父回衙。何風霜氣少。兒女情多耶。你老子領兵不能討賊。多少百姓不得安家。鬻種裹革。此其時也。安能學楚囚。對兒等相泣。幃榻耶。以後世事不知若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樂。不幸而戰不勝。則夫死。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個。是而已。可與汝母言之。不必多話。

王伯欽

王伯欽先生。古貌慧心。好吟喜飲。嘗自號醉愚。又號倚梧吟叟。辛未釋褐。即遺先君書云。秋風漸肅。池上芙蓉爛開。兩人徘徊山中。若蓬壺仙島。相知三四人。舉酒相屬。叫呼烏鳥。寧復念王大拘迫拳擊之苦乎。又曰。黃花白酒。偃仰泉壑。何日忘之。又曰。

麋鹿野性。終在長林豐草間耳。已令歷城遷臨安。竟以懶罷。時提一壺與張師文周芝孫輩酣飲山阿。吟咏不輟。視世事泊如也。與弟德安守幼文。至性友愛。晚年彌篤。嘗邀先君過西園。坐卧萬梅館中。輒懷母太夫人德安公不置。其詩云。狂風號五月。一夜水澼澼。細竹鳥雀度。閉門霰雪飛。所嗟母子遠。復嗟兄弟違。如何酒未醒。夢逐淚沾幃。又嘗與先君書云。暇則縱帙獵奇。倦則擁姬酣卧。大丈夫不得志。便當聲色自娛。情辭疊疊。累百千言。予嘗集其書。置一簾。高可三尺。字畫適遠。不減率更。令惜為人取去。今日偶得倚梧吟。追想故人風味。遂不成寢。其詞曰。飲酒未必醉。倚梧便長吟。涼風吹苧衣。逍遙開我襟。朝朝白雲飛。飛彼高山岑。暮暮孤禽還。想在中樹林。白雲共飛鳥。孰知浮與沉。朝朝復暮暮。孰知古與今。

論交

四方兄弟。歡劇累日。紫翠互施。官羽迭變。真有無量快活。無量進益。今夜舟中被酒。達旦無寐。忽思里中五六兄弟。怒如調饑也。乃知附近深交。如飯如茶。如肉如酒。但有醉飽時。那有厭棄時。不知味者。妄謂常品無奇。此倉皇下咽。不經茲嚼者耳。海內慕尚之交。譬如親賓設席。雞猪魚鴨。大畧與常用等。第一經庖人俎膾。賓人鋪設。便

增氣色。令人有且敬且感意。若夫意氣之友。故是山海奇錯。率然遇之。食指自動。雖裂鼻析吻。縮舌溢齒。若自見其所甚欲。不能不食。然亦不宜久食。至于真正相知。則人身之元神也。非飯非茶。非肉非酒。無色無聲。無香無味。但覺有之。則肢體輕安。肌腦滿壯。一日損之。神氣消縮。緩急失之。腰背麻痺。吾烏乎知其所以然。而然耶。故夫相知。談何容易。管鮑之交。遇其匹。子長之傳。通其意。漆園之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傳其神。

三境

抱影寒廬。夜深無寐。漫數樂事。得三境焉。其一曰禪喜。一室十圭。寒蛩聲暗。折脚鐺邊。敲石無火。冰月在軒。燈魂未滅。攬衣獨坐。如遊皇古。意思虛閑。世界清淨。我身我心。了不可取。此一境界名最第一。亦有倚紅大師。蓮花不染。苦吟乞士。不得真空。一動道場。方斯邈矣。其一曰人殺。窮陰殺節。悲加亂鳴。撲面驚塵。穿骨飛雪。銜枚寂寂。搗截陰山。萬里沙場。僅餘鬼哭。肅陣歸營。冰月當戶。滿引清嘯。指墮膚裂。此一境界。差足神王。亦有專城老將。出境便還。長勝名家。尚留殘孽。非曰能之。願姑舍是。其一曰豪舉。畫屋曲房。擁爐列坐。鞭車行酒。分隊徵歌。一笑千金。樗蒲百萬。名妓持箋。玉

兒捧碗淋漓揮灑。冰月流虹。我醉欲眠。鼠奔鳥竄。羅襦輕解。鼻息如雷。此一境界亦足賞心。亦有年少王孫。擁姬酣臥。蠹魚墨士。典衣論文。既腐既酸。所樂不在。

陸彥先

彥先怯蟲而怖鬼。性不好洗沐。友人強之。掉臂遯去。嘗行山中。有螭集其裾。截裾而走。喘行百十步。猶不能休。偶夏月宿友人家。誠主人必使兩童子候伺。毋令鬼瞰也。俄而覺。則童子已視其寢。休沐矣。彥先怖甚。取被蒙其首。屏息門間。後童子至。惶遽從門間出。持童子肩。狂叫欲絕。童子疑其鬼也。駭汗。病幾死。客謂彥先曰。君怖鬼而鬼乃憑君。為童子祟。非鬼祟童子也。君直鬼耳。彥先笑曰。吾故幸童子之來。以為脫于鬼矣。而烏知為祟耶。

先輩

予自北角及冠。侍先君子。往來親賓家。絕未嘗有抗禮之交。每見朝列大夫王先生。揖後北向坐。方令童子布席。呼予就位。少呼行。長呼字。至予年五十猶然。見葉先生雲嶼。稍稍款曲。予心思甚。以為先生之外我也。今世少年。周旋長者間。言笑自若。豈人心之不肯歟。予與吾鄉名兄弟間。猶及侍四王三顧。如奉政之和毅。朝列之清真。

臨口之古渾。德安之坦亮。莒州之豪雅。甌寧之沉敏。孝廉之開霽。許人如禮。無惕于
心。

見玄

僧見玄周姓。坦質無他腸。自少重聽。見人則笑。人或語之不能了。則笑不可止。喜從
予語。知予病目。玄心憐之。今夜予乘月色。訪古松于玄舍。予卻立柏影下。使童子問
曰。松師在乎。玄掉頭不顧而去。予心知為玄也。亟呼之。玄大喜。遍告其徒曰。元長眼
差矣。乃能從柏影下識予。因跳躍不自休。予笑曰。借使君能酬童子問。幾失君矣。因
與松師霽澄輩話其事。不覺悽然。昔龐安常病聾。求診者必相脉以筆。東坡居士云。
君以眼為耳。吾以手為口。皆一時異人也。萬曆年月日。

安孫

龐德公釋耕隴上。不就官祿。劉表問之曰。何以遺子孫。公笑曰。吾遺之以安。至哉言
也。吾指眾食貧。曾無十金之業。而朝來相復舉十指。可呼其乳名曰安。蓋吾故有以
遺之矣。若能渾其好醜之見。而免于黑白之勞。吾之所遺較德公更為勝之。乙巳正
月廿三日。書于息舫中。

登惠山

瓊州三山庵有泉。味類惠山。蘇子瞻過之。名之曰惠通。其說云。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二年前有餉惠水者。淡惡如土。心疑之。聞之客云。有富者子。亂決上流。幾害泉脉。久乃復之。味如故矣。泉力能通數千里之外。乃不相渾于咫尺之間。此惠之所以常貴也。歟。李文饒置水驛以汲惠泉。而不知脉在長安吳天觀下。鮮能知味。大抵然耳。今日與邵公履。茹紫房。陳元瑜。登惠山。酌泉飲之。因話其事。顧謂桐曰。凡物行遠者。必不雜。豈惟水哉。時丙午冬仲十二日。月印梁溪。風謖謖。着聽松上。公履再命酒數酌。頽然別去。

王先生召張伯華吹簫

大梁王松筠先生。治崑山。酌泉茹冰。風流自賞。至今人猶思之。立祠江干。口碑載道。先生嘗聞部民張伯華善吹簫。使人召之。誠不得辭。伯華窘甚。着布帽。衣青衣。偻行而前。先生揖之入。命吏設酒脯慰勞。談言歡謔。令奏新聲。伯華彈技馳騁。先生倚歌和之。有白金純棉之賜。明日。伯華移家匿吳門。聚徒授書。竟先生之任不歸。先生亦不復問。

月能移世界

邵茂齋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澗。梵刹園亭。屋廬竹樹。種種常見之物。月照之則深。蒙之則淨。金碧之彩。披之則醇。憔悴之容。承之則奇。淺深濃淡之色。按之望之。則屢易而不可了。以至河山大地。邈若皇古。犬吠松濤。遠于巖谷。草生木長。閒如坐臥。人在月下。亦嘗忘我之為我也。今夜嚴叔向置酒破山僧舍。起步庭中。幽華可愛。旦視之。醬盎紛然。瓦石布地而已。戲書此以信茂齋之語。時十月十六日。萬曆丙午三十四年也。同游者朱白民。邵茂齋。顧僧孺。茂齋之弟仲範。嚴叔向。沈雲父。予子桐。姪櫛。

我輩怕老成

丙午冬。虞山錢受之初試鹿鳴。予見之舟中。着澣衣甚敝。心疑之。以語瞿元初。王季和。二公曰。不然。受之即年少高捷。肯着意耶。今日方有外祖母之戚。故爾。予笑曰。故疑之。非我輩人得意怕不老成。我輩人得意正怕老成耳。二公絕倒。

雲霧茶

洞十從天台來。以雲霧茶見投。亟煮惠水。潑之。勃勃有豈花氣。而力韻微怯。若不勝

水者。故是天池之。兄虎丘之。仲耳。然世莫能知。豈山深地迥。絕無好事者。嘗識耶。洞十云。他山焙茶多夾雜。此獨無有。果然。即不見知。何患乎。夫使有好事者。一日露其聲價。若他山。山僧競起雜之矣。是故實衰于知名。物傲于長價。

喜泉

早起發惠泉。將熬火烹之。味且敗。意殊悶悶。而王辰生來告。朱子將所得近業。小有花木可觀。清泉滂然出屋下。甘冷異常。石甃甚古。聞之喜甚。當遣奴子乞之。名曰喜泉。他日過子將齋中。當作一泉銘。以貽好事者。我之心淨。安往不得歡喜哉。病居士記。

吾不如

歸季思死。吾輩無此清真之友矣。獨居修行。遠絕塵囂。吾決不如季思。托志簡遠。固窮自完。吾決不如王孺和。兩歲之中。二人者皆全其傲。而吾以殘敗之面目。向人日受其顏色。而不得自休。悲夫。東坡有言。此處有甚麼歇不得。要是談理不談事耳。雖然。夫事則何窮之有。吾言妄矣。

里節

予友許公舜。忠雅多情。徐叔行翩翩自喜。皆一時快士也。亡何後先天歿。而公舜之婦汪。撫遺腹子孺瞻。未三十年。諸孫繞膝。叔行之婦朱。嚴冷自持。三孤迄有成立。麟趾振振。今年丁未。皆五十。善飯無恙。操作如常。此亦里中一盛事也。嘗因是觀之。吾興賢里。不過數十百家之聚。志士才人。往往比肩。而女子之祥。如汪如朱。如周汝蕙之婦孟。如曹秉鑑之婦朱。如周迥之婦葛。或倚嗣子。或撫稚女。皆白甌自保。冰玉讓清。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堯之時。比屋可封。于斯特盛矣。

別澄伯

澄伯從雪浪師。將歸白門。過予言別。予方患脚氣。受諸痛楚。不能發一言。澄請教。為書東坡遊廬山詩一首。貽之。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是處看山迥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却因身在此山中。雪浪庵聞于天下。他日澄歸。請問此行作麼看。

千葉綠梅

梅之品。萼綠者最。然予故未見千葉綠梅也。昨歲正月二十九日。遇于魏孝廉書舍之南。奇香鮮綠。英英逼人。燃燈照之。光態浮瑩。時有吳生搗彈。沈生吹簫。李生度曲。予素不解飲酒。竟沉醉。今忽一年矣。寒威且轉。梅萼再敷。偶想見其處。以語虞山王。

維烈軌寫一幅見投命兒子掛息舫中。發洞山吟賞之。覺香氣馥馥。從壁間出。蓋丁未之元日也。

人日

俗以人日陰晴。占一歲人物休咎。出田家雜志。然杜子美詩。一日至人日。無有不陰時。則憂憫之情。直現乎詞矣。朝來雲物澄和。日光明麗。偕子將子琴。步西林。愁默全僧舍。因話顏子亦足以發。正是春和之色。偶得句云。天機發于會心之候。顰笑舉止。忽改其平日之常。形容變于快意之時。神情意態。盡更其步趨之舊。笑謂二子。此吾人日氣色也。徐步抵舍。月印澄潭。覺風物一新。無所不適。

張先生

黃門張先生伯任。面冷腸剛。投閒物外。可謂涉世之雄。其詩曰。大隱從教近市城。浮雲無迹與同清。只愁史氏搜遺逸。擬向深山護姓名。又云。懶病須從習懶成。餘生無事可關情。幾迴欲把魚竿弄。猶恐人疑似釣名。千杵萬鍛。非念念不忘天下。不作此語也。昔周茂叔偕費令遊山。亦有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學道之人。更覺斌媚。

東坡賀誕

丁未臘月十九日。命桐持瓣香過容安館。為東坡先生賀誕。僧蘊虛澄伯朗僧仲遠。各誦圓覺經一卷。相與禮白衣大士。懇精舍久之。過澄浴室洗次。已與客飲數盞。頽然竟醉。因思坡在泗州浴雍熙塔下。作如夢令二闕記之。攷其時。蓋元豐七年十二月。豈亦歲俗滌除之意歟。從遊者陳元瑜。陳純伯。沈雲甫。朱子將。子桐。侄檟。隸而從者。石氏子坤。

容安館

蘇子瞻取淵明語。欲作一小軒。以容安名之。多患未果。予嘗以所得子瞻像供奉蘇齋。不久齋廢。已寄守源僧舍。未久舍又廢。然則容膝之安。可易而談耶。公之存也。既不能酬斯語于流離轉徙之鄉。而歿數百年後。又曾不得安一小像于僧俗方丈之地。此無與公事。而吾重有感矣。今日澄伯來。云有丈室。迎子瞻常住。快哉。澄又言。公謫惠州。寄居佛寺。隨僧一飯。吾免一飯之供。而晨夕與公共享容安之適。道人憐憫。其許吾。予嘉澄意。取世長所臨龍眠本。併長洲丈丈起書容安館三字付之。且與之約。凡良辰。永夕。願熟香。煮茗如儀。否則貯清水為供。戒一切妄庸人。不得嬉戲。軒睡。

其旁何者。吾悲妄庸人爾時不自安耳。上可侍玉皇大帝。下陪卑田院乞兒。則子瞻故言之矣。

水勢

巨浸不十日。市中大羊肉不論錢。聞者怪之。然莫知其故。朱簡庵云。茅簷四壁。魚蝦雜處。而大羊雞鴨與民競爭寢息之處。用是不免見殺。其多宜矣。憶昔己卯歲。吳中大水。然猶有薄熟游青二項。冬初有老泯輸租求免。曰念某插秧時。無所得養。殺一貓以充之。予時憫然嗟乎。己卯之亂。民家猶存貓以代羹。而今僅僅數日之間。爭殺大羊雞鴨以謀寢。較論水勢。今昔竟何如耶。

貓

萬曆庚辰。先君從濟上得一白貓。尾黑如漆。時奮五爪。聲如吼。鼠輒從壁上墮。扼其吭。死輒棄之。先君愛之特甚。家人具食。必先飼貓。即坐有重客。勿問也。既八年而先君歿。貓伏不見者三日。既殮。徹徹然從倉間出。伏柩左。飼之。輒哀鳴數聲。終不食。凡五日。死。嘗戲謂貓者虎之流也。人力不能馴虎。必畜一貓以存其武健。尚有典刑焉。自此貓死。弗忍畜也。昨歲光甫弟貽一黃者。貌甚庸。然能騰空搏鼠。又能騰躍而下。

追得其已逸者亦力矣。戊申五月十九日夜書。

適

向苦頭風未能除服。朝來謀之小婦。盡其橐質錢亦足為先夫人禮懺。行除服禮。兒子桐為我製葛冠野服。修見客之儀。吾事豈不小康也哉。蚤起沐髮。方憂髮甚落。童子訝焉。倩郎歌曰。隨梳落去何須惜。不落終須變作絲。此三事亦吾今日之適也。

運水

有人運惠水于白下。而車致之句曲者。且誇于眾。明日當會茶。車至而亡其水。主人詰之。對曰。相公故運鍾水耳。何運焉。坐客大笑。主人怒不止。然因是以水癖特聞。拙者之功不可沒也。戊申四月十五日。榜人顧三能為予買鍾置水。得二十斛。喜甚。戲書所聞貽之。

船不坊

虞山北關外。曰李家橋。竹樹參差。河山明豁。其勝與西郭之湖田相伯仲。邠兵部墟。蓮厭闌闌。置別業於兩地。造一舫濟之。來往莫定。榜人請作坊。陰舟。兵部不可。曰。吾以舫寄。吾浮踪興至則掉矣。何用坊為。且計坊之費。不下廿金。吾存其金。而買

田收其息。歲歲新之。何如洗吾橐而膠吾舟哉。吾聞兵部負英雄之畧。不可則止。有
船不坊。殆是寓言也。夫昔有倦遊而名其室曰壑舟者。此夢後思夢之侶。較之兵部
竟何如耶。

燕壘

禮部丁長孺布席中堂。誠家人輩。即客至不得移席。有雙燕欲壘其上。正營度時。丁
喜。心念燕主我。不與客等。當徙席護之。然未言也。明旦燕營東偏。度其地剛避席耳。
恚壹則動氣。豈不信哉。此聞之陳惺源云。惺源性悃忿。善鼓琴。嘗主禮部家。見其如
此。後客死長安。

劉夫人

婁東張起潛先生。以雄文素節表于世宗朝。海內宗師之。配劉夫人。志性公勤。允
稱伉儷。夫人在室時。家壁立。有議姻非其族者。父以貧故將許之。夫人與兄相持。對
月而泣。月英射人。忽見桂樹浮空。森發丹葩翠葉。諦視愈真。久之乃滅。後配張先生。
榮名福祿。至今上甲辰考終。予與袁在心。為文祭之。有云御龍鍾瑞。光騰月內之輝。
其子蒼崖公。與孫九服。讀之法然。夫人兄名大倫。有學行。晚歲鄉貢。通判嚴州。

二仲

近有二張仲。一華仲。一聲仲。華韶穎可喜。見人斂容不發言。更似有致。嘗偕予看月。恨不識王孺。和予告孺。和如月色。政復冷淡耳。華喜孺和。聞之作詩酬予。其詩曰。點點黃花貼地霜。西風一雁下寒塘。故人此夜思顏色。落月應憐照屋梁。碧天如洗。月如霜。遙憶相看共話長。我欲將心寄明月。清光落處到君傍。孺和死風流頓絕。而華仲亦流寓他方。遂不復見。年來聲仲時過予。與人談備諸款曲。而絕無違心之色。貌娟好。多詩料。惜乎孺和不及見此郎也。

度荒

每日但吃陳米粥六甌。渴則煮菜豆湯飲之。煮豆法。俟一二沸後。取粥器之淨者。濾去其殼。存竇煎化。少許蜜和之。除煩解渴。極與神氣相宜。水鄉多菘。稚女日刮其竇升許。以佐午前。後寂寞。兒子命倩錄香山絕句百餘章。時一歌之。吾意中事。無所不能寫。此亦夏秋間度荒之一適也。

邵仲書

海虞邵仲書。隱居竹村。圖史外無長物。而急人貧患。嘗有揮金不顧之略。讀書破萬

卷意殆不可一世。而俛首灌園。隨眾作務。不以為苦。神氣不能當風日。而科頭萬竹坡下。臨流清嘯。竟日夕無倦色。斯其人亦奇矣。仲書之兄茂齊。雅務經濟。坎壈不偶。吾未嘗見其悶鬱之色。弟叔文。恂恂言若不出。諸友季狂游于酒人而不放。何邵氏之多才歟。或曰。其家太丘先生實成之。予嘗過茂齊西爽閣。流水鳴琅。風鳥雜和。先生匡坐高歌。隨水風聲下。爾時如遇君家康節於洛橋。低徊不欲去。

顧明卿

顧明卿長不滿五尺。喜談謔。偕予至吾谷看楓樹。明卿驚喜曰。何物滿庭芳。竟爾干霄。予笑曰。君言干霄。當是滿庭芳耶。明卿亦大笑。明卿名國賢。作字端楷。而面多不可之色。雅通岐黃家言。

服藥自在法

吾少時好事。多服藥。了不知勞苦。年來畏事如避敵。而飲藥之時。不啻如茶齧藥。肌骨俱動。此吾衰甚也。華亭李思甫。能以手按諸穴。而知病之所在。募運數番。不藥自愈。服之亦頗有驗。嘗自笑衰野之習。不堪法縛人。亦無有以法縛之者。獨服藥一事。如法而止。頗不自在。李生之術可久。又得服藥自在法矣。

真

巖中翰道普。不務結客名。而客有登其座者。如飲醇醪。心骨俱醉。如噉哀梨。喉吻欲仙。殆是真性多情。表如其裏也耶。山人金雅少。素負驚人之癖。而多酒過。至中翰所。脫帽岸幘。箕踞自便。坐客訝之。而中翰禮意如平時。一日不見。輒候無恙于山人。饋遺勿絕。予嘗與山人語。温温耳。而覺其中有不能自吐之壘塊。被酒輒發。中翰心知其非酒過也。惟真感真。惟真忘真。不亦信夫。

識字

倩郎粗識字。讀書嘗不能句。問何故。予曰。只是不識字耳。倩曰。能句者已識字耶。其言有理。書之。

自懺

夜來與朱白民自懺往業。吾等自是天壤間討便宜人。即不敢自附清名。不可不謂之清福。如此受用。更一傳二傳。倘帶夾雜。基德蕩盡。吾後世必有不可知之禍矣。教養子孫。甘心埋沒。庶幾少損愆尤。斯吾等今日討便宜之上策也。戊申四月廿五日。

姚孟長

姚孟長將有所之。拉友人同行。不得。亟命菩提子作伴。吾悚然有動其言。真正學問人。常思無消受處。三月十二日月下書。

夢

邵茂齊既有子。心念之。夜宿巖中翰家。夢其子跌驚馬。亟走歸。子方與乳母戲。無恙也。茂齊喜置懷中。繞行庭除間。無何失手墮地。茂齊大驚。豈人生小小撲跌。故不可免歟。夫如是。則茂齊不歸。兒未跌耶。雖然。誠不免跌。茂齊必歸。萬曆丁未初夏日。

馬士龍

湖州馬耘石士龍。鑄石為業。喜飲酒。戊戌冬。過予。請鑄先府君誌墓石。端勁有法度。孺和賞之。別十年矣。昨日率其子白眉來。拄杖聲歷歷然。訊之。眼翳三光。已週一歲。醫經云。鑄刻蠅文。一不治。此殆是耶。時方流火。士龍衣麻衣短襦。囊中惟印色數十兩。且云受異人腦漏諸方。方將以施病者。士龍故信士。其言當不妄也。

偏頭風

偏頭風之苦。病者莫能自言。方亦多歧而罕効。戊申。予忽病此。政悶鬱時。周叔明以餅法見寄。未服也。五月五日。顧民服貽二餅。貼太陽上。一夕良已。法用南星半夏白

芷三味等末。爛搗生姜葱頭為餅。不服不吹不薰。視諸方更簡徑也。頭風與赤眼相表裏。患藥氣相觸。而數味獨不觸。朝來真如挂鈎之魚。忽得解脫。但右眼微赤耳。民服語我。留以濟人。故記之。

過海虞

今日過海虞。舟從田間破浪而走。水光接天。廬舍半浮水上。每葦聲浙瀝。涉涯如瀉。舟人不辨南北。但望虞山。時忽不見。蓋雲水掩映。諦視乃隱隱得之。然相訝以為迷。失道者數矣。午炊抵虞。偕叔向過竹村。訪邵仲書。始聞桔槔聲。相訝為祥。

吾力

吾力無如之何矣。不得不痛自儉削以存吾恥。但親賓喪事。不敢不勉。過此恐無所用吾情。要之意到可也。

青溪犬

有自青溪來者。舟經古墓前。有數十餓犬。踴其上。見舟至。競躍而入。依依作乞憐狀。蓋垣舍陸沉。犬無所歸。過此將攫人。亦不復搖尾矣。而我城中諸貴游。日來多市犬食之。以為肥而美。此犬殆未及塚上而粥者耶。聞斯語想亦投箸。

洞山茶

王祖玉貽一時大彬壺。平平耳。而四維上下。虛空色色。可人意。今日盛洞山茶。酌已飲。倩郎問此茶何似。答曰。似時彬壺。予覿然洗盞更酌飲之。

王先生

王先生長幹昂首。吐音清暢。與人談。必固城壘。不能相下。不勝便有忿忿之色。其人既去。但稱說所長。不訾其不及。人以此思之。垂老家益貧。而被服襜潔。無憔悴之儀。許仲嘉嘗訪之。時已病甚。須杖乃起。然猶盛修杖容。俯而不頓。又嘗作書與予。訣曰。歲月逼人。亦復何怖。但恐杖頭之贈。不及盡。雅負多情。言之哽咽。不三日。先生死。先生名廷璧。後更去非。

盜有子

張某者。販槎溪。聞婦病。橐其金而馳。中道呼舟。有父子並櫓。搖者渡之。張取裹納舡中。仰而坐舟。父問張所往來。頗以情對。父有欣躍之色。有頃。至漫水江。多斷岸。寂無履聲。父奮櫓。牀撲張。張中撲墮水。其子驚呼曰。父被祟耶。若者欲自予。且以遺兒子乎。亟持其裹投岸上。指張曰。從此取道而北。不須舟。有問及者。亦勿言。吾翁痴若此。

其父噤無語。張行既遠。猶詬讓不止。嗟乎。盜可謂有子矣。使天下之父。聞其言不泚然汗者。亦盜也。

周先生

王孺和讀周先生傳。作詩歌之。覽者如見其嚼蠶罵坐。奮肘爭言之狀。未乃云。元長有舌在不律。寫公神情得公癖。臨楮呼之驚欲出。嗚呼。芝孫不死。死亦得。此殆相好之語。先生不死。正由孺和之歌耳。每憶先生屬纊時。予見之春和坊小樓下。喘喘盡矣。強執予手言曰。吾生平多酒失。都無所恨。但氣不平時。頗亦開罪於未必不善者。則吾死有愧耳。又曰。往從傅孝雍讀。公悟言。吾眼中未見此人。嘗欲倩之寫一通。今已矣。公其勉之。又以予所贈七十壽言。付侍者小三。竟眠。

東皋

出海虞小東門五百步。得徑豁如。則何季穆之東皋在焉。疎林修竹。精宇廣道。嘗與邵茂齊瞿元初龔淵孟王季和錢受之陸孟鳧沈雨若飲其下。歡甚。有荷一畝。碧葉亭峙。一花初出水上。日耀之愈麗。如仙姝。暫詣人間。羽蓋簇擁而立。予樂之。笑謂季穆。昔王無功居東皋。與仲長子光為友。此地故隸醉鄉。今君負濟世之略。世必不能

相捨。故不似三升美醞。主人諸人皆大笑。今去此忽忽一年餘矣。昨日季穆來過。與予談。疊疊不欲別。予正病癆。亦復不覺痛。謂季穆曰。東臬主人好結客。非瘖則盲云何。季穆復大笑而去。

病

木之有癭石之有鵲。鵲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此見貴于世。非世人之貴病也。病則奇。奇則至。至則傳。天隨生有言。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傳其形。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于俗。吾每與圓熟之人處。則膠舌不能言。與驚時者處。則唾與迂癖者則忘。至于歌謔巧捷之長。無所不處。亦無所不忘。蓋小病則小佳。大病則大佳。而世乃以不如己為予病。果予病乎。亦非吾病。憐彼病也。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多者吾不能與為友。將從其少者觀之。

世長初度

予一生善病而神全。病亦不及胸膈。以故旋作旋止。止即忘之。凡一切時俗占驗。都無闕涉。世長力不及予。不免為諸惱所怖。病輒作悶。喘喘不能吐。思之殊令人骨戰也。今日是其初度。雲物澄和。不覺洒然。豈從今不復病之驗歟。然回視往年。予所見

不及爾。此何故。記之以問世長。俾有省發焉。戊申孟冬二日。書于巖叔向齋中。

沈雨若

沈雨若恂恂耳。而筆下乃有如許輪瀉跳促之勢。迴旋往復而不肯自休。奇哉。雨若好讀書。無寒暑晝夜。時嘔血數升。面輒如土。頃之作紫青色。觀者大恐。則雨若已構思作文矣。今日讀其稿三篇。語語嘔心。殆是青紫時作耶。

獵心

徐子王居恒齋素。動止翩翩。可謂素心人。非獨一時佳公子也。嘗出其文相示。多不衫不履。氣色讀之喜。迴旋室中。石倩忽磨墨。汁不肯休。予詰之曰。主有獵心。頃之呼子琴口焉。琴腕下時不給。晷餘得二題。亦頗有致。然不得其似也。琴取一書讀云。王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疾讀一過。覆咏一過。予默不敢應。

錢先生

錢先生景心。古貌赤心。好談名理。聞之者如從避秦人。話桃花谿中事。心形俱遠。煩悴都消。嘗下帷與其子孝廉治春秋家言。冥志搜討。忘食檢括。每雨窗闌寂。互以所得題決賭。作酒脯慰勞。太史公云。其遊如父子然。蓋觀先生而後見父子之遊。令人

斬負欲死。或曰：先生處大事，引經據傳，議論鑿鑿，雖責育之勇，弗能奪之矣。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終